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十六

張自烈字爾公號芑山江西分宜人前明諸生入本朝不出有文集鈔本

續師說

一

郭泰論

一

劉巨塘述畧序

二

澹甯齋集序

三

陳子前後詩集序

四

明資政大夫孟公傳

五

明全守一傳

七

徐潛夫詩序

八

俞節孝傳

八

秋潭崔先生墓誌銘

九

劉城字伯宗安徽青池人前明諸生入本朝隱居以終有文集鈔本

隱公論

十一

四皓論

十一

池州防守議上

十二

池州防守議中

十三

池州防守議下

十五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十八

汪思誠傳

十八

嚴首升

字平子湖南華容人前明歲貢生鼎革後遊跡不出著有積園詩文集

江陵詩社序

二十

雲夢山人傳

二十

黃氏女羅氏合傳

二十一

毛先舒

字推黃浙江仁和人前明諸生有思古堂集小匡文鈔東塘文鈔

攝主論

二十三

出處論

二十三

厚解

二十四

釋巧

二十五

西湖子貢通越祠記

二十五

沈去矜墓誌銘

二十六

沈孝女墓報記

二十七

談

遷

初名以訓字儒木又字觀若浙江海甯人前明國朝隱居不出著有詩文集未刻

治河議

二十九

黃石齋先生遺事

二十九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十六

續師說

張自烈

唐韓愈泐師道不古者師說以貽李生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少長貴賤恥師則愚以益愚陸象山亟稱之余意聖師賢長師少貴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歐陽修曰世無師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經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言相謀授苟從而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若夫萬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蠱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利用皆於物是取豈獨邦子師襄可師哉雖然師經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師之道也書曰主善為師師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師不善也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衆矣孰謂善師者徒求諸弟子哉然則不求師失之妄專師善失之隘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惜夫退之告李生者不及此耳或問何以師不善曰毋自欺內自訟而已入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師始求師自省身始不自省而徒賓賓焉求吾師而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若宰予陳亢輩模範儼然惡在其能傳道解惑哉

郭泰論

士君子進退死生之際，毅然不欺其志，不及汲求知於世，及諸心可以無疚，質諸友可以無慙，乃猶有執一隅之見以訾之者。余於漢黨人郭泰不能不悲其遇，而竊歎後世苛論者之過也。泰博學厲行，恥浮稱，初游雒陽，嚴莫之識，陳留符融者一見嗟異，介以覲河南尹李膺。膺曰：林宗通朗高雅，今鮮其儔。由是名震京師。既而交范滂。滂曰：林宗隱不違親，負不絕俗，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若此者，皆深知泰者也。皆非阿所好者也。史稱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不為危言忤世。見黃憲，袁閔，徐穉，則友之。謁仇香，則師之。塗遇孟敏，則勸令遊學，就成之。泰卒，四方士千餘人來會葬，同志為刻石立碑。然後士泰生平梗概，蓋如此。世儒不詳考其人，不畧迹原心，謂泰與世浮沉，出處無據，苟免黨禍，巧於取名，何詆誣之甚也。或曰：林宗交李范，同時名士無免者，何獨苟全。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也。余謂泰不罹黨錮，不隨曹爽，蔡邕赴董卓徵召以壽終，知天下必亂，退身教授子弟，以千點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應視蟠絕迹梁碭，雖殊其先幾，明詰一也。安見泰必不能為蟠，謂泰與蟠皆馳誤也。泰與陳寔同為黨人，其志同，其道同，所不同者迹耳。方膺等下黃門北寺獄，辭連陳寔，寔以黨人散亡，購捕方急，自往請囚。中平元年，黨禁除，四年寔始卒。未嘗以誅死，使泰必駢首與李范同死，寔何以全軀與泰同不死也。謂同時名士皆不免。

秦獨的全。誤也。或曰。黨禍由名士。有慕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訛。秦為八顧之首。已知其事。人罹其害。人以免為過。己以善全為高。林宗果何術至此。余謂標榜首三君。俊及顧厨次之。三君者。陳寔。竇武。劉淑也。八俊首李膺。杜密等次之。八顧則首郭泰。范滂。尹勳次之。禍初萌於李膺之舉。殺張成。繼潰於陳蕃之議。誅曹節。非自郭泰始也。泰非樹標榜肆非訛者也。李范死。泰慟哭於野。曰。漢室滅矣。當是時。泰獲免禍者。不立異。不府怨故也。必以首禍咎泰。誤也。或曰。泰非獨愧李范。二賢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有譏之者。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范丹嘗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為人。丹之不就王奐。視泰之假榮同舟。誠為不類。平時引勢以為重。遭難倖免。以為能。丹鄙泰。未為過也。余謂廣媿阿尸位。周流四公。宜貽譏萬世。泰終身不仕。豈得與廣比。丹介而不能通泰。通而不失介。氣類懸絕。故齟齬不相入。丹非洞見泰之顯過。與潛殞泰之隱惡。能纒指其事以短之。既不足深信。同舟者一時賓友晉接之常。猶徐孺不拒蕃榻耳。苟以是為假榮。則就榻信宿。皆假榮也。皆平時引重。遭難的免也。何卒無損其為高蹈也。賈偉節說竇武。霍諝為黨人。訟免其讖。慮誠有過人者。硯固如丹。必懼懦不敢任。必拱默不敢言。不審丹何所見而必深鄙之也。黨人可鄙者。莫踰張儉。亡命的免。禁解還鄉。夏馥所謂一人逃死。禍及萬家。

儉也非泰也。儉豈非郭賈二子所羞稱者哉。泰豈負愧李范宜為丹所鄙者哉。論者謂泰以名高掩瑕。譏廣而不非泰。不知泰以行高蒙垢。疑泰而過信丹。尤誤也。以余觀漢人任氣於名。疾惡如仇。匡救失圖。雖公忠自誓。身陷楚辱者。可謂無過。林宗懷憂時之志。怒以耦眾。樂與同善。故弗違甯處不告勞。無拯亂之才。退以守正與物無競。故屢瀕艱險。不嬰禍。記曰。殺其身有益於天下。君子優為之。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泰者。殺身無益。可以無死者也。不欺其志。始終自處。裕如也。嗚呼。泰曷可厚譽哉。

劉巨塘述畧序

余考巨塘劉公之遇故相國分宜。深有感於盛衰之際。竊歎後世為相者之不能以分宜為戒。而事權相者之不能以公為法也。分宜立朝本末。著在史乘。置不論。獨公後先與分宜周旋。正直平恕。雖見述略中。余意公當日有進於是者。公不盡言。後人亦莫之悉也。嗟乎。公自處何如哉。方分宜柄用。華亭附藉。江右自固。陰擠分宜去。分宜敗坐。世蕃不道。棄市。輒解藉。未幾華亭罷。新鄭入。華亭故門下士附新鄭。馳至吳。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論戍。鄉者諸搢紳為余言如此。夫華亭媿阿分宜。畏禍耳。新鄭傾華亭。修怨耳。公令宜邑時。分宜勢灼中外。屹然不為屈。比公守

哀而分宜死使如新鄭之修怨不下石可謂厚矣顧汲汲改葬不以先是嘗軋己而憾之嗟夫視華亭新鄭相去選庭哉世傳陸文定吳介肅二公恥附分宜或不往謁或自罷公於二公蓋易地皆然公自處何如哉雖然分宜無足道以余聞華亭江陵內江諸人彼此排斥非古大臣公爾忘私意去分宜一間耳豈盡傳者長歎抑皆不能無過歟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刺尹氏不平也夫秉國成而修怨不平孰甚罪豈在尹氏下藉諸相國正直平恕如公惡至端揆荆棘哉此余所由益歎公不可及也公政事在哀哀至今誦之余從里中聞故相分宜所為如彼公後先遇分宜如此是非久乃定豈惟余不能阿鄉人余抑豈阿公者哉友人劉聖初痛其曾王父為權相所軋持公迷畧與其尊人書來金陵請余序聖初蓋習知余不阿者因序以歸之嗟夫盛衰之際若分宜者足悲矣後世卒不寤何哉

澹甯齋集序

昭陽映碧李先生敦躬行寡嗜好鍵戶著書至老不倦集成合疏議史論序傳記贊考辨書牘引說題跋墓表若干卷以書偕集來屬為序余竊謂先生幼穎敏長壯治古文辭日益工既通籍官諫垣鯁亮聞天下甲申洎今二十餘年潛避抗節如初人非必俟集而後顯集不待余言而後傳已念唐舊史詆韓愈蓋孔孟晉陶潛宋家鉉

翁一載隱逸傳。附元文類。知先生如余。烏能終默默也。即今先生集盛行。家誦其書。人服其博。求其論定。無毫髮謬者。無幾。非先生難知。能深知先生者難也。或曰。忠似屈平。閔雅如賈誼。陸贄奇。峯如樊宗師。元結楊億。故傳或曰。屈憤自沈。騷近賦。賈策罕適用。憤類屈。陸劄狀善。匡拂病儂。樊元楊三家務怪特。較賈陸濶遠甚。先生屏絕襲蹈。其於忠去。憤其於古。如純去。痴未見其孰似也。余聞而歎曰。之二說非誣。潛見表遺裏耳。余往瀏覽是集。部分以索之。參伍以通之。見其上準春秋。囊括諸史。暨列朝實錄。下逮裨官。胙說雜志。靡不旁搜詳覈。補缺正偽。助涑水紫陽諸儒所未及。世未有考史如先生之備者也。論跋褒忠黜佞。謀元懼生。爭萬世是非者。史也。疏議條軍國利害。釐定文武臣贈謚。存一代典章。監戒者。亦史也。推而之於傳記。辨訛畫夜激揚。風刺不稍假借者。皆史法也。蓋先生生平之學。莫深於史。其本則在於不自欺。首周子謂誠者聖之本。著拙賦見志。鄉原巧偽。賊道。故孔孟惡之。先生嘗曰。無自欺則真。僞巧自欺則奸。雄誠哉是言。奸雄之視鄉原。強弱差殊。其始也習欺。同其究也流禍。同近代詞章家。身負重垢。警然慕詩賦。盜浮稱者。奸雄也。胙合媿阿。進熟當路。巧譽人自譽者。鄉原也。先生惡奸雄。必惡鄉原。似故也。然則說者或喜似。或紕似。不進求先生居恆不自欺之志。余無取焉耳。至於先生性忠孝。傷心禾黍。寤寐畫號。

由天植素裕。求無自取而止。儻輩顧孰是以推。大之舉古今。臣子艱貞所自致。與先生之發乎性無所勉者。駭其為絕倫。為獨能。慮非先生所樂聞。余先是遇四方同人。每歷指集中洪武首科記。南渡春秋序。諸篇。反覆告語。環向雪涕。重其人。悲其遇。不能不暴其心。然卒未嘗數數咄嗟稱道者。誠以當時亡國諸公卿大夫。雖委蛇退老。罔裨名教。與視息偷陰等。先生不幸居後死之地。忘疾餒。外非譽。尊尊者書辨惑。不遑暇。可謂獨任其至難。所無慙於君父者甚。甚。有功于鄒魯源洛者甚深。非鄉者。慟西臺。銅鐵玉區區。絕群齋。恨為足以盡先生也。嗟乎。今世踵躡先生者誰哉。能深知先生者誰哉。余故取其集。折衷眾說。詳加論定。為之序。使後有所考。使不至如唐宋史傳之謬誤不足信。庶幾無遺憾云爾。

陳子前後詩集序

余反陳子滌峯輯生平撰著錢諸梓。己卯至甲申為前集。乙酉洎甲辰為後集。集成屬余序。余既深歎詩古文之足傳。尤竊慨滌峯之遇不稱志也。前後整比史例。其植節厲行感時閔俗之意。世未必盡知。知滌峯如余。卒不敢抗言以告世。嗟乎。為滌峯者不亦難哉。雖然。古大儒不能違者天。所自信者心。心隱微不可見。仲尼至聖猶曰。莫我知。要之仲尼非求知於世。謂人知無當於世知耳。余瀏覽元史郡志。先以學行

節義特聞。凡百餘人。趙江漢金仁山吳幼靖守待己任。後世承學無聞言。虞集同恕
安熙武洛蕭糾諸人。與時委蛇變不失正。迄今讀其書。愴怛如見其人。無他。逆晦而
心無疚故也。滌岑少負才。朔泗礪石先生家學。博貫六經。諸史百家言。甫弱冠。講悉
天下大計。求道用獨。不幸絀於有司。固克自著見。乙酉。應薦參軍。軍。諸條畫疏議上
政府。樞曹。鑿鑿可施行。會權姦汙午不報。未幾。陵谷代遷。滌岑日銜。酷如茶。家中落
久。迺為親。屈於京師。壬辰。幸通籍。英引疾退休。子舍捷戶。著書如初。或諷滌岑曰。王
茂才李伯紀。顧獨終老耕。何哉。滌岑左右顧弗答。一日。余過滌岑山中。丙夜。環坐
俯仰疇昔。相向出涕。滌岑輒拊膺號慟。至失聲。嗟乎。為滌岑者。尤難哉。因憶劉文靖
至元中。擢右贊善大夫。教國子。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已復徵為集賢學士。稱
疾固辭不就。楊文憲元初。屏居教授。隨詣道進士。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滋漕司十
年。請老。葉堂曰。歸來者。還山前後集百卷。今迹滌岑所遭。歷視文靖文憲二公。何如。
况二公皆預朝參。滌岑雖登第。未之官。不俟秩滿而後歸。未嘗食祿以求去。就令世
不盡知。揆諸江漢仁山數君子。其無疚乃心一也。余私諗其子堂。謀曰。天穹然而坐
人。傑然而昧。史殺然而傲。異時知滌岑者。雖非所逆。時滌岑之天。之史。具在。庸何傷。
滌岑聞而歎曰。然。至於滌岑前後集。進可以拯時難。退足以明名教。度非文憲諸人。

能頡頏天下後世公見之故畧然則滌岑即不幸躬際其難遇不稱志是集傳其亦庶幾自慰矣。

明資政大夫孟公傳

公諱紹虞字聞叔號元鈇其先山東亞聖裔遠祖當元末避地祥符中更河患徙杞遂為杞人七傳至湖富學行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湖生栢起家鄉進士為興濟縣令累封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九人公第三生而穎敏性孝友角州就外傳不苟談笑學日進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通六經折衷聖賢大義語人曰士期實用漫羨獵時榮吾恥之父喜萬歷癸卯弱冠領鄉薦甲辰報罷歸雖食貧力學不稍倦癸丑第進士改庶吉士丙辰授簡討凡六曹掌故邊方利害政令得失靡不考究暗記天啟壬戌分校禮闈補經筵講官歷贊善諭德記注起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誥敕補日講官丙寅擢少詹晉正詹事充纂修副總裁當是時逆璫魏忠賢擅政公以位望預杖卜璫陰倚公翼己思市德於公廷推甫上泐傳欽點者四人公居三適崔呈秀投刺求見公公拒不見許給諫在坐問故公曰崔必承璫指袂揆席唱我不拒臣節掃地矣崔厲聲曰何以報魏公及相見崔屏人語良久公微辭遜謝崔不澤去璫由此銜公以巧言撼上意追改前旨三人

並入直獨紉公。公亟請告不允。推禮部侍郎復留中。頃璫果密遣邏卒環邸第。圖所以中公不得間。未幾題升南禮部侍郎。得旨孟紹虞數陳明道。講讀者勢留。用原缺另推來。看客曰。聖眷隆渥。璫烏能報格公。公弗答。然璫方藉奉聖真。詔璫舉朝重足立。同官草稱頌。疏授屬秦。私非公職名上之。公見疏。眦思特疏自瀆。念疏非己出。無愧乃心。奈何危衆損名。適止。尋推禮部侍郎。會真宗崩。天公思乞休。弗果。崇禎改元。上初御經筵。公以巨奸未殄。每進講。引古帝王明斷。寓譏。上歛容稱善。枚卜廷推公第一。公曰。此非揆席。嗚我者。藉是報聖主。當死生以之。亡何。上倣古金甌覆名例。以故卒。失公。公無繼。芥見頰面。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纂修實錄副總裁。講讀如故。實錄成。加一品服俸。陰一子入監。請畫公嘗條畫禮部興釐十二事。以聞。皆報可。故例。凡貢賓。遠部謁尚書。率致腴獻。郎以下稱是。然後得免。庚寅。貴還國。請藩王。襲封祭葬。大世子及妃夫人。求所不應得者。往往納重賂。倖得之。上下因循。弊非一端。損國體。乖祖制。莫二者為厲。公於貢賓。獨御以誠信。既絕獻遺。復嚴求下吏。無敢漁奪為姦。遠人咸悅。一日。秦藩宗室。真銳者。求襲封。屬故所善。進金為公壽。公瞿然謂。仲子曰。汝曾大父暨大父。世讓產。未嘗厚自殖。吾歷官五十年。祿任交際外。不尚受一錢。皆汝曹所親見。今以亂法。故得金萬計。輒妄覲。非分。父不忍為也。麾之。

去。公生平廉忠類如此。時璫欲初熄。執政者譚上英。蔡務欺固塞罪。公自度不能有
所匡言。夫乞骸歸田。疏三上得旨。馳驛回籍。病痊起用。己巳。逆案雖欽定。爰書始諸
大臣。涇渭頗報雜。同里要人忌公者。鉤摘前疏。相傾陷。坐削籍。公曰。鼎鑊餘生。失官
復奚憾。比歸。事通議公益謹。養志承歡。曲盡孝道。歲丙子。通議公捐館。公哀毀如禮。
絕過從。推通議公意。就城西構屋數十楹。立文徵社。聚友黨羣從。講肄其中。諸奉公
指授躋通顯者。甲戌。則劉公理順。廷對第一。己卯。鄉薦。則仲子同驥。從孫明輔。並得
薦。前後社中。登甲乙榜者數十人。至今稱之。乙亥春。流賊攻杞。公棄產募敢死士。悉
力扞禦。賊眾披靡退。辛巳。賊以杞守固。方用奇。越杞破陳留。并力攻汴。謂汴陷。則杞
孤。席捲易耳。賊攻汴。汴危。公瀝血馳書。抵保督楊文岳總鎮。左良玉。縷陳賊勢疲。罷
為序。糧以待。督鎮懸書示麾下。誓滅此朝食。公率先傾橐四千金。邑人合捐二萬餘
金。我兵鼓行西。賊遁。城賴以全。撫臣高名衡。按臣任濟。合疏以城守功入告。上賜公
帑金三十兩。紵絲四表裏。公北面稽首謝。已聞秦督汪喬年滑。賊悉銳乘勝趨汴。破
陳州大庾睢州。距杞數十里。公逆計勢棘。方請援撫軍。賊迺東破歸德。屬城以次陷。
先是。杞有合汴議。邑令呂翕如偕紳士齋戰守什器入汴。撫軍復檄邑令還守杞。公
曰。一杞令豈能扞強賊哉。迺棄家出城。抵陳留。聞賊眾踞杞。遂渡河。募家沿淮僑山。

陽居歲餘。生計落然。召諸子前曰。國步斯頓。何以家為。於邑廢食。寢者彌日。癸未冬。聞督師孫傳庭駐師洛陽。公曰。夫計甚。搢賊扼險。饒道絕。兵百萬庸可支耶。及聞賊入關。公仰天泣曰。若盛國何。夏五月。公始聞賊陷京師。天子殉宗社。復仰天泣不已。會留都擁立福藩。羣小朋邪。善類殄瘁。公力疾思堅。見新君。舟泊高郵。兵亂不果前。聞臣蔣德璟。公門下士。從北來。見公舟次。公亟訊東宮二王及甯錦兵燹賊狀。德璟嗚嚔不能對。公復仰天泣垂絕。德璟辭去。公疾革。趣諸子泣告之曰。吾自此畢命矣。始以同官家誣。今以後死。齋志。負負無可言。不自負者心耳。新君南御。若曹勉遵父訓。毋上疏申理。毋請恤謚。言訖復泣。遂卒。年六十四。卒之日。貧無以歛。諸子環泣失聲。知不知皆傷之。原任大學士李標。太僕寺卿王濬。光祿寺卿張宏道等。來會哭。哭盡哀。見者流涕。時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也。公立朝大節不渝。又如此。至於飭身厲行。里閭樂推許。見家乘。不具述。子五人。長同驥。以蔭授都察院照磨。未就卒。次同驥。己卯舉人。次同驥。戊子舉人。次同驥。同驥皆諸生。驥早卒。五子負才器。有祖父風。驥借駁尚節。極重然諾。守父志。不仕。公識淵學博。恥銜名。所著演綸。彙金華殿中語。專足軒詩。紺書堂集。藏於家。驥別有傳。

外史曰。陶潛恥事二姓。晉書附隱逸。宋文苑傳列蘇洵。行業失實。歐陽修為洵誌。削

辨奸不載。余嘗改陶蘇傳補史闕。嗟乎。史可盡信哉。余觀孟公泣官本末。未嘗不傷其志。悲其遇也。公通籍歷事四朝。以鯁亮稱。國變憂憤卒。可謂較然不欺矣。當嘉廟時。許璫屢相位。禍且及不死。幸耳。獨不幸處跋扈之地。同官陰賊公於前。護口顯董公於後。公始終不自明。惜哉。雖然。呂許公坐枉張紳贓罷相。不求雪。既雪復相。不謝文潞公。不自暴無書。關尼普惠為同列。分謗識者。題之。若公者。視昔賢何如哉。語曰。心罪者天刑。春秋誅意亦然。公之心。公自信之。天信之。他媚璫陷公者。不再傳。子姓凋墜。重為世慘。公苗裔茲茲。名碩踵相望。世即不公。信何傷。所憾者。迹公之過類文呂。原公之志類陶蘇。然公於相位。以羅謗幾得復失。失相。謗卒不得白。公於姦非不辨。於國非不忠。以壬戌未擊璫。甲申未殉國。眾疑公愛一死。卒不得易名。誠可悲也。已。余懼世罕信史。因謗揜直。因後死蔽忠。背古勸懲大義。故披軼事為公傳。亦猶鄉者改傳補闕之意。意在必易名而後論定哉。

明全守一傳

守一姓鹿名鳴時。自更姓全。沛縣人。警敏好奇策。遇事敢往。以材武雄里中。四方任俠樂與遊。世罕能測也。萬曆甲寅年十三。失怙恃。念先人累通義。必償。集宗黨垂屋償如券去。晨依博徒。取少錢自給。暮獨宿黃祠。流離瑣尾。如是者三年。尋雜肆陰陽。

卜醫算數方技輒能工。雖工不售。家益落。辛酉從業農。德甚。仰天曰。士各用所長。卒稽事。老牖下。非計。聞逆寇。張勝邑殆。迺出應募。充守備。虞部陸化熙接禮加等。自傷。遇未稱志。舍學。解建立。辭虞部。及書入。嶧山。學屬文。然性厭俗儒。佔畢。獨喜觀歷代史。見古得失成敗。擇善盡可時施者。心識之。竊奮曰。宗元幹燕。逢辰。直須時耳。白夫長。豈足伍哉。後先擔登。走姑蘇。過虞城。夏邑。碭山。陰求天下忠敢士。用羞於朝。方相次部署。忽國社屋。日拊膺號。慟。垂絕。既而曰。誰生厲階。效尚可圖也。乙酉閩部史。可法採輿論。思羅致幕府。書幣至。守一以中外孔棘。非武侯汾陽。蔑濟。却不赴。須史。諸豪傲服。閒行。造其廬。肅。陳詔冊。趣嚴裝。上道。守一戒勿泄。遂行。戊寅。子身聞。關數萬里。專閩。建旆。坐和門。草檄。令。露布。俄頃。立就。文殺義顯。讀者為動。容不數日。糾合義旅。鳩宣。朝章。連官。縱乘。同憂。若一。屬是時。景從。嚮。應。獻功。在指。顧。聞。會。天。不。儻。事。敗。守一復。裹創。登陣。飲血。陷陣。力疾。與強敵。抗。厥。威。壯。之。有頃。謀。馳。白。城。瀕。危。守一。環。胄。震。怒。退。自。度。力。竭。城。必。潰。命。閩。門。自。焚。死。焚。至。半。獨。蹶。興。曰。妻。孥。可。死。吾。未。可。死。也。亟。屣。棄。鉞。纛。輜。重。夜。出。亡。或。疑。謀。叛。具。違。亡。安。之。守。一。曰。辛。斬。以。是。而。行。謂。之。斷。非。而。行。謂。之。亂。始。終。行。吾。是。稔。亂。從。非。我。弗。為。也。焦。膚。灼。面。出。入。兵。幾。萬。死。中。得。生。還。守一窮困時。如苦集。莫不為受人患。及柄用。傾。案。周。友。尼。不。責。報。客。汴。城。垢。

衣糲食未嘗見溫容。居恆與人期。冒水霜觸豺虎。必往住。必如期。免抑必代雪。患難必出救。非類必引避。人以其益多之。生平視死如歸。數十年猶一日者。性也。非學使然也。事詳守一自著壁記中。他秩官。啟歷歲月。征邁事絕軌迹。行無端厓者。闕不書論曰。善力田者。主伯亞旅。一乃心。強以日。膠力原濕。間然後盈甯。有成功。今辱主垂拱於上。亞旅荒飽不已。競起而寇攘之。雖百強以馬望銜艾哉。此守一所由進退維谷。長太息也。雖以兵家審合變。因迂為直。移患為利。守一顧能諳以成其正。合以制其分。亡以圖其存。功雖未懋。勤勤備矣。况王績可矣哉。余感事準史法為之傳。異時南史宜知者信云。

徐潛夫詩序

讀其詩未遇其人。則愀然以思。遇其人。盡讀其詩。則盡然以悲。余今日於徐子潛夫是也。鄉者過漢上。由及門李房季讀徐子詩。異之。踰六年。邂逅栗里旅舍。徐子盡出其近詩示余。語次撫今緬昔。執手流涕。余始知徐子先是轉側艱險中。虎落羅罍。屢瀕困殆。往往會天幸得脫。人以是奇之。比歸。氣不少挫。雖當蠱暉翹陸賊。駭蔽空之時。眾方匿景退。而徐子顧獨抗壞砥行。恥為身謀。酒酣賦裂歌。罷舞怒。舉生平悲憤不能平者。寓之於詩。余聞諸友人。亟稱之。友人曰。昔杜本輯南渡後遺民三十人詩。

為谷音。請者輒泣下。詩故傳。徐子詩亦然。余曰否。柯芝孟。屢屢人輩不具論。他若丁開之哀建業。汪涯之詠江帆。師嚴之賦渡江。三子者皆生長楚國。才節介義。不忘靖獻。徒齋恨終耳。今徐子息駕朗川。迹類高蹈。所靖獻不止。此友人起問故。余弗答去。因私徐子曰。旨哉子與氏論大任。必先動忍。徐子動忍曰。深藉一旦得信其志。余何悲之有。是時徐子感余言。斂容內顧。仰天歎。若將排憤用所未足者。嗟乎。然則今世稱徐子詩非乏。敢以詩蓋徐子。不敢謂詩與谷音並傳。誠見其詩非不傳。傳者不獨詩也。余終冀徐子之有以慰余思。釋余悲也。雖然。余髮矣。即不與柯孟諸人伍。慮未獲出與徐子頡頏。徐子異時思余言。

俞節孝傳

俞塞。字吾體。號無害。婺源人。少孤。母弟相繼歿。客遊不能歸。自誌其阼。哀其窮。曰。獨曰孤。性孝友。里居寡喜可。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坐達旦。忘寤。膚肌柴立。嘗語人曰。使我為伊周難。為孔顏易。或疑且怪。塞曰。士不得志。必不能為伊周。我欲為孔顏。孔顏即吾心。就能樂之。又曰。士不知命。日趨利避害。惑也。塞住年將之邑。計里。索少錢。具饗。倉甫出門。遇道上餓夫。輒捐橐予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掬水見遺金一鉢。撮視之。適如鄉子餓夫數。塞以是得不餓。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及贈。

塞者如數置泉側聞者唾塞迂塞自信益堅終歲旅食不勺受一錢惠衣敝履穿處之晏如顧喜飲酒酒酣抵掌談古今成敗歎歎流涕與人交恥阿附非類雖辱遇塞塞引避他同志者既合終身如一日死生患難不稍易遇友人過失住往面折不納則請絕塞平居見理明持論峻恥隨俗軒輊方避亂信州邂逅楚張別山同敞與塞語奇之同敞故江陵相國裔孫也一日問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若史氏深文何塞曰世詆相國姦過也塞以為權相耳然權之去姦間不容髮惜當日不勉為賢相貽世口實耳同敞默不應未嘗不心歸塞言同敞赴閩召招塞往塞以母老辭居白下窘甚會巨猾伺間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為子弟授經歲致脯資百金塞目攝所親曰若豈能以金餌俞子哉卻不報適岳人輩書壺塞有友人謂塞曰是非至今日般亂久奈何以口舌爭脂韋弭謗可也塞裂眦曰子誤矣是非不明故爭爭而後是非始明不然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意子獲罪仲尼之深也友人慙沮退其居心積行類如此學博方聖羽稱之曰俞子孤情高寄見地直捷當在陸象山之右其安貧守道獨立不懼目中未見有兩最難者斬斷名根本體中無絲毫夾雜尤不可及也知言哉塞少工戈法小楷草書韻頌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涉覽歧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症治奇中儕輩雖侈稱其能非所

好也。塞古大儒自任。取章句學。天假之年。馴至曾閔無難。不幸年五十死。死之日。為斂葬長干破山之南。勒其碑曰。故處士俞塞。吾體之墓。塞後先遭歷困阨。畧見本集自述。塞母汪貞淑。與古匹。撫訓二孤。辛幼萬狀。不食絲髮。輒痛哉。塞貧未娶。弟早世。皆無後。富學行如塞。昊天不殞。罕建就。知不知惜之。所著易。應詩。起四書。心法。續橫浦論語。頌理學。資深錄。樞堂語錄。西學辨疑。本草正誤。醫易及序記。書牘雜說若干卷。軼不傳。存者五七言近體而已。揆之古人。元德秀。徐積。林通之儔也。同學滄墓如塞在。私謚曰節孝先生。

秋潭崔先生墓誌銘

今年夏。余聞秋潭先生疾革。趣及門。獨孤塞就牀前。刺安否。先生擁衾與獨孤生語。良久。類出入古儒者。萬論足為世師法。已又深念余旅居困殆。守正不苟。阿為雪涕。別時。執獨孤生手。歎曰。得正而斃。莫憾。恨不復見芑山先生耳。獨孤生歸。以告余。余泣下。不逾旬。先生果卒。其孤九叙哀訃。至余為位。哭。哭已。謂獨孤生曰。善類凋喪。後死者安之痛哉。一日。孤孳然衰經。奉遺命來謁。余請銘。余復泣曰。生平恥設墓。古處如秋潭先生。忍固辭。不為先生銘。先生姓崔氏。諱某。字季韞。別號秋潭。其先永平府樂州人。始祖武略將軍諱整。由洪永兩朝軍功。世襲錦衣。遷江南。因家焉。八傳至秋

潭先生曾祖諱鑑。隱德未仕。祖諱文。富論著。以明經推祭酒。父諱選。家中落廢舉。與劉氏生四子。伯夢祥。仲夢龍。叔夢鳳。先生其季也。先生負才。性篤孝。六歲就外傳。授孝經成誦。容止軼羣。兒右。不幸早孤。思光大堂構。往往拊膺。懼罕克成立。晨夕遵母孺人訓。唯謹。業成。丙寅。應童子試。學使者賈公繼春第所試。文上等。補邑弟子員。遠近詣門請交者踵相繼。母孺人度艱孤。艱幼能自奮。竊喜色。而先生益尊尊。講求經術。冀遭時自著見。丁卯。母孺人即世。先生號恻幾絕。族里交惜之。服除。痛二親見背。祿養弗逮。天災棄制。舉業不果。由是專肆力詩古文。詩古文日工。四方博學能文章者。道金陵。皆願交先生。先是。余友章大力陳大士。楊維節諸人。每為余推稱先生不置口。余交先生。雖後於大力大士。維節。然磨切無少間。閱十年。猶一日也。余迺益信鄉者大力諸人言非誣。先生困諸生。非力不食。嘗折節為門弟子授經。取脯脩自給。諸承先生口授指畫。為古今文。皆中繩度。後先發名著績者頗眾。然先生儉靜自刻。厲恥干以私。義苟不合。雖隱默。不屑降色相諧附。以故出入無留資。遇空乏。自視裕如也。甲申以來。先生日徜徉山川。賦詩見志。世鮮知者。猶憶先生嘗過余。見輒追感。疇曩相視涕泣。兩家童僕咸莫識所自。錯愕左右。顧客有適自外至者。瞪余兩人。愴惻如有失。亟趨出。卒亦不審余兩人何心也。嗟乎。今而後余能復見先生哉。可悲也。

已先生生萬歷乙巳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今戊戌年五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金陵安德鄉趙村之原。元配文學張公敬津女。先先生四年卒。懿行具張氏哀辭中。生二子。長九叙。學行如其父。邑庠生。次九德。六歲殤。一女。適前國子生宋公。以傅子名環。孫男三。長曰椿。岐嶷能讀祖父書。次楓。次橙。尚幼。孫女一。未聘。余觀先生自為譜。事足傳載者不勝述。述其大且著者。先生口吃。樸重寡詆笑。與人交。絕去崖角。迨上下古今。持論斬斬。無脂韋阿世意。居恆雖寒暑疾恙。未嘗頃刻去書。蓋其天性然也。方易黃時。屬孤九叙。曰。兒謹身節用。不辱先足矣。家禮治喪。載凍水溫公說。大指尚簡易。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深為後世親死禱。浮屠者戒。與易甯戚聖訓具著。兒一切遵古禮。毋繁文滋費。父庶幾瞑目。慎旃。此言皆獨孤生所親見聞者。先生言行合道。多此類。昔昌黎稱李翱有道。而甚文。余於先生亦云。所著澤上文稿四卷。詩先後二集。行於世。銘曰。

卜何疑。古是躅。困其獨。道不辱。

隱公論

劉城

三傳曰。隱攝也。桓貴而幼。隱長而賤。姑立焉。將有所與也。歐陽子曰。非也。生則稱公。死則書薨。國人戴之。一魯君爾。何所明其攝也。余曰。二者之說皆未盡也。攝之說自古有之。而隱不必然。即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周公於孺子有居攝之號。君薨而世子生。有卿大夫從攝主之文。然皆有所不得已者。隱為繼室。聲子之子。則嫡子矣。仲子雖貴。不稱繼室。亦妾子爾。即諸侯不再娶。隱與桓皆羣妾子。而隱又長矣。君魯者舍隱其誰。飾妖妄之手文。借貴援於外氏。於理道何居。而反指長君為代。置乎。故曰。攝之義自古有之。隱不必然者也。然說有自起。事有從來。惠之嬖仲。欲以立桓。審矣。手文貴族之論。既播之人。家庭朝列之間。屢見其意。隱賢者也。欲承先公之志。致之桓。以鳴高。審矣。是故攝之義。常以自予。亦以語人。則當立之義。反不見。而攝之形已成。昔宋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遂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夫穆公非攝也。而自云以攝。欲致國乎與夷也。隱亦曰。為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此與穆公之辭同。皆實非攝。而自云攝。所以為讓焉爾。孰知國者利器。不容假人。可辭讓於未我立之先。不可疑似於既成君之後。人方欲就我。或避之人。方急操我。或縱之。授奸人以口實。而藉之柄。隱自處有未盡焉。豈謂分實應攝乎哉。

國朝文匯

卷十六

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故曰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迨其後君魯者桓。後之有魯者皆桓子孫也。借隱為讓之辭。遂蒙隱以攝之實。以解桓之惡已爾。承謠習舛。殆非一日。三傳之語必有所師。非臆說也。而第不深察其情其實。隱有即真之理。不當被攝之名。是以隱自處乎攝。而處隱者以為君。內外無不順之辭。而春秋之書皆予以正乎君之法。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故曰二者之說皆未盡也。

四皓論

四皓策士也。而或擬為神仙。故或疑為偽飾。皆過也。夫其山居而老。得至者壽者策也。其不能已於一出。以稍見其功名。亦策也。何也。秦為無道。以烹滅諸侯。焚燒先籍。寇使其民。如湯火之燎體。此其大亂可計日至已。自度之。非與王之身。又不肯為烹。狗彘弓佐命之烈。則奈何。以其軀橫四通之衝。而供劉項之鋒鏑。是故逃去人間。山居谷汲。結此同心。倘佯芝朮。蓋自放為臃腫支離之樗櫟。故斧斤不尋。而天年得老。此不過自處之審。而非有吐納神怪之事。故曰策也。夫漢興十年矣。商山不在絕。儼四人之踪。已達於高帝留侯之耳。而謂高帝留侯之生平。與漢廷之政治得失。不詳孰於四人之聞見哉。故夫聞嫚罵之習。抗手自高。當卑躬折節之禮。則翩然來報。殆亦人情。非盡飾說。何者。四人蘊奇抱略人也。亦不肯槁項黃馘。絕不一見知於世。所

以聊玩人間欲偶為一非常可喜之事以不至泯滅而况太子之聘可以不來留侯之招不可不赴彼豈不知滄海力士圯上老人皆從良遊而奚有吾四人哉要所以見其為策士者在聞太子將兵之命而急謀以止之夫太子將兵是晉獻申生之事也然漢廷諸臣未聞有起而爭者獨四老人已汲汲相謂告建成以禍患甚詳而建成語呂后以乘間之言甚具使徒深山野老下至闕廷其能與人幾事如此乎昔者侯嬴一抱關而知王之兵符在卧内惟如姬能竊又知公子之為姬報仇而姬願為死也事卒以濟深山老人而救王后以泣止又建成以閒語后何以異是吾是以決四公為策士之雄而笑往者孤突之拙也至於偉衣冠以相稱太子仁孝慈敬延頸願死以相劫何一非儀秦范祭之故智哉若夫太子既定翻然遠引不知所終世益疑為神龍威鳳而不知策士蓋有之魯仲連為人排難解紛而終無所取欲以輕世肆志是也夫仲連固戰國策士也嗟乎侯嬴田光皆藏身戰爭之時以至於老徒以貴而下士者諠當為執遂一為公子死一為太子死而不辭綺黃諸人亦老為漢太子出事成而乃得為魯連先生此其成敗利鈍不同而為策士一也何疑哉

池州防守議上

今夫所防守者土地也而防之守之者人也人和聖賢正論也池無險而難堅有瑕

而易動。是故固人心尤急也。曷言之。池壤平遠。三面受輪蹄。東南盡青陽石埭。境錯宣歙。西盡東流。接九江。騎而馳。倘佯而入我國都矣。徒行坦步。連袂扣國門矣。古云。奧府四塞。一夫當關。池何有也。獨直北濱江。湯湯天塹。差足自限。而十五里而近。升為皖桐。兩岸夾治。春水雖生。可辨牛馬。楚航亂流而濟。日夕相織。使載奸宄千億。董自北而南。誰曰公無渡也。一城斗大。浮置江干。直黑子耳。脫更有劇盜乘餘。腥髓至。則帆檣傳雄堞。立靡碎矣。此所謂無險而難堅也。而又惶濠不治。痺薄者崩。隘軍實不蒐。單弱者烏有。沿江戍所。甃石皆散亡。無論踐更者。城自東迄北。謀角無聲。按部使者至。行臺頗近。即聊一鐘鎔。過則已焉。故四五年。囚再反。獄逸大盜。劫公解安。斬關出入。無門焉者。形見勢屈。亦斷可知也。其甚者。易牧日乖。窮蹙已極。教化亡具。偷薄競起。山居而谷汲者。坐不得食。則習椎埋剝削之奸。為胥吏所虐。憤無復之者。亦遂欲為南塘之出。此其地其人。即青陽石埭為劇。固與宣歙錯接。習其風尚。勾連窟穴。為吾內蠹者也。瑕而易動。莫斯為甚。夫以有瑕易動之時。而處無險難堅之勢。何恃而不恐。萬一有幸。曰賊不至耳。賊不至耳。夫事久則智生。兵挂而變起。無論吾所云亂流而濟。帆檣傳堞也。賊從中出。且奈何哉。然則無策乎。曰吾無險。則不得所持之資。而務亟為自勝之具。吾有瑕。則反觀利弊。而得措置以為轉敗之功。非人心烏

所藉之池雖褊小。遠不暇論。萬歷而後。載藉可考者。大畧戶一萬九千七百有奇。口七萬八千六百有奇。即以附郡一邑計之。戶六千七百有奇。口三萬二千八百有奇也。姑以一邑戶約畧之。戶得三人為守。守者二萬有奇矣。戶得五人為守。守者五萬有奇矣。夫今日之賊。固非南倭北狄。殊形詭性。異技絕倫。中國所死不敢鬪者也。猶是飢民。猶是逃卒。猶是齊驅馬合之徒。彼能為跳蕩。我亦能禽戮者也。且夫今日之防賊。又非出玉門。浮瀚海。赴徵調。遠期會。急公家之難。博趨義之聲也。賊每焚村落。或舍官城。概殺平民。略無存恤。吾底力而防守。吾身命也。云爾。吾鈞聯繩貫。合力防守。各防守身命也。云爾。無險可扼。而不自為堅距計。豈其聚族為釜魚乎。無險可安。而遂無可如何聽之。冀賊至則鳥獸散。豈其室廬墳墓。親戚骨肉之不一置胸乎。且羣盜如毛。走則何處不相逢也。豈是言之人。自為守者。宜其踴躍奮迅。觸白刃。冒流矢。計不旋踵也。而有不然者。德教不先。法令不豫。飢寒苦而怨怒積。良民無聊。奸人有以生其心也。故務和人者。使之衣食饒足。衣食饒足。則有生之樂。而愛其死。使之情氣和平。情氣和平。則無憤恨之志。而不輕去其鄉。使之明禮義。重廉恥。禮義廉恥。明則偷生苟免之計。絀。而果敢勇毅之氣。生。夫池土固瘠。土瘠則貧。貧則易見德。池俗固慮。慮則近厚。厚則易向方。使池一邑中六千七百有奇戶。三萬二千八百有奇。

口。其所以謀為防者皆詳以確。而力為守者皆勇以強。何畏乎輒忽之賊。又何藉乎
匯法無賴之兵哉。昔者周澤敦龐。人心蟠固。故雖以洛邑之地。夷曠四衝。廢為至弱。
而可以久。秦刻深強。服人無固志。則以咸陽天府。形勝獨制。而反解土崩。策池者以
小從大。以古稽今。亦若是已矣。豈其老生常談哉。不根本是圖。而媿媿枝節。餽水
陸之謀。囚瑣毫毛。攻穴險隙。則究說也夫。

池州防守議中

夫守池者人矣。則黎民其首治與。曰吾亟治之人。三。而民不與焉。三者之人治。則民
固已大治。然後可得而用也。一曰郡邑長吏。一曰鄉之薦紳。一曰庶人在官者。蓋池
人薄植而寡善。志樸而氣孱。非若吳楚他郡。有末利之贏。足多腴劑。負強悍之姿。不
受虐使也。上之人稍煦噢之。陰陽之。即杜母召父之戴翁然矣。今最屬塞路。表去思
而祝畏壘。何累累也。其或奮其吏氣。虐以非辜。誅求草菅。罔遺餘力。亦頭搶地。謹乞
憐而已。默然飲泣。惟所為。而不敢惹一語。雖然。痛甚者。沁心。恨隱者。刺骨。幸今無事
爾。一旦職至。立而視。掉臂而去。無乃亦其情與。責以手足之捍頭目。得乎哉。夫居上
有行仁之勢。為長挾布利之權。其徭役均與。聽斷審與。催科時與。贖錢輕與。贏羨省
與。勤乃職。敦乃事。盡乃法。與。是郡邑長吏之人治也。夫然固所以大治民也。池之產

顯要不多。先達諸大夫類潔清簡飭恭謹自將爾。非有宜興溧陽桐城之氣勢。積虛間閭也。稍近一二汰矣。有暴起得志。欲遂為倚卓者。或與上之人因緣交結。得進說左右者。則遺蒼頭詞里黨。籠致富民。輒洞喝之。又反抑疾苦。開專利端。貢媚乃公。圖便己欲。若是者。未有非黷財賄壞禮法痛楚人心者也。怨汝詈汝。實敗瓊璫。可奈何。且夫利則相害。征徭或詔。力役非平。使赤手枵腹。伺隙思起之仇讐。而為荷戈擊柝。衛吾封樁。鄙鳩也。有是理哉。夫鄉先生死。而可祀於社。猶以是非義理言也。今禍患亟矣。誠明而熟於計。訟獄無涉。與選舉無奸。與素封無覬覦。與家奴押客。無橫生事端。與民有利為請。於上與之。民有害為請。於上罷之。與輸納則身先。守禦則身奮。效忠執義。作為倡率。與是鄉薦紳之人治也。夫然。又所以大治民也。雖然。未若庶人在官者。實甚。池有天幸。史吾土者。未有非賢人君子也。若不使而媒孽之。感易之。曰廉吏不可為。某事某所用。將安出。某所某事。費且莫支。曰貪吏而可為。某孔某利。應屬之公。某利某孔。取之無禁。既以移上心中所欲。而乃張牙露吻。徧吸脂膏矣。其在他方鄉薦紳起而能言之。若不得獨為政也。池則吾所云顯要不多產耳。潔清恭謹。搖手勿向。邇孰出一語。是正之。他一二汰者。或反執恭敬。仰鼻息。交高其能於君大夫。冀因君大夫之暱。若為我道地。以小有濡沫也。嗟乎。下視他輩。又何足云。吾嘗約略

記之。郡大夫之長其以書史役者殆百人。以奴隸役以便巽役者殆六七十人。他雖役無氣勢者不與焉。邑之長人減其十之二。郡丞別駕及李人減其十之五。他小官無氣勢者不與焉。是池一歲而有不去之蠹賊千也。是千賊者其以作奸犯科枉嚇民財靡有算數者置勿論。第以常法度之。彼皆輸直於前人。乃入役直。豐殺有等。姑約略之人率白金二伯。是已先置母二十萬也。即以二分息與之。彼亦將歲取子金四萬於我百姓也。蓋池之民歲輸四萬金於千賊。幾何年矣。怨深而髓竭亦已甚矣。一旦又有所謂秦隴楚豫之賊至。而此千賊者方徜徉堂皇。追呼鞭朴曰。爾民其衛我。我役官家不編行伍。爾民持金錢予我。我免爾衛爾。不持金錢予我。我困爾。以法雖勤衛我。使爾受罰責。然則池民者將捐忿釋怒。肝腦塗地。以死關去來。倏忽之賊而謹衛負嵎根蒂之賊乎哉。斯亦大惑之甚者也。請汰其黨與。首其冗與。平其直以補士伍。與簡不法者。沒其資以享士。與不授以意。曷鴟張與。不假以柄。曷攫攘與。不偏為右。曷恣狂與。夫退而緣南畝者多。則風俗淳而志慮壹。攫財積恨者少。則物力足而情誼專。故夫大治庶人在官者。又全乎其治民也。蓋以防守切言之。吏茲上者。城池存亡之律。危乎切膚矣。薦紳之家。其顧惜後累。百倍於單弱窮窶也。池之胥吏。又皆鮮衣美食。廣田宅。儲珍玩。前堂羅賓朋。後房列妓女。苟不得倉卒從賊。則守之亟。亦

百倍單弱窮窶也。是三人者，庸可緩諸？且以事理推言之。本末相使，道法相維，其大較也。賢君侯一人耳。所與共扞擷者，茲山林林矣。推心置腹，乳哺安全，潔源正表，徒自為與，亦將以生具共也。夫虛室生白，德威惟畏。吾未見賢君侯之政教號令，徵發期會，不如翰如飛也。夫鄉之大夫，亦所部民耳。民儕類之有氣力者，願庶人在官，庶人也。民儕類之害馬云爾。今也民之有氣力者，與其單弱窮窶者，心意和同，歡欣無間。晝則相見，夜則聞聲，翦然一人。出而圖事，斯大善矣。害馬斥去之，不游庠序，即南畝矣。尚耕作，習勤勞，則其力可使羞貪狡，樂端慝，則其心可安。是去盜賊千而益勝兵千，再戰勝也。益勝兵千，而使向之憤恨幾幸叛亡者，率踴躍專固，荷鋤未撻賊，是更益勝兵不知幾千萬也。益大善矣。聖賢之業，恃乎人心。經遠之規，始自貴近。是故治防守者治人，治人者治其人之要。聽者不以吾說為迂，吾乃敢進而畢其議。

池州防守議下

今議者亦大集矣。吾皆用其說，稍損益之，而第行於吾所建議之後，上下公私，一心如結，疏通牢固，根本沃深，則其事迺精而行迺效。故有二經焉。曰防江，曰守城。有四緯焉。曰治兵，曰治餉，曰治民，曰治民以益兵。經之中條析之目各四，緯之中條析之目，兵有六，餉有三，而治民之目無專指。總二說耳矣。請具言之。夫賊所在有

之不必江以北也。江以北者固然矣。防江誠是也。所謂禦之藩籬之外也。江干舊有斤墩約十里一臺堞矣。置守望矣。吾視傾圮者繕葺之。亡匿者勾稽之。一尉幕住按視之足矣。江濱舊有哨艦約三十里三餘艘矣。三十人衣短後矣。吾視罅漏者補之。游閒者約束之。一百夫長住董課足矣。此二目者。按舉舊典。非擾民間。然故事沿之。亦未即有利者也。若北來之艘必稽。夜泊之帆宜問。似矣。伺察非常。懼吳子輩白衣搖櫓也。而池土寡產稻粱。百物待命。客舟窮詰苛嚴。商賈裹足。則池乃坐困。又若澤居之民。可益游傲。近水之村。就任團練似矣。人自為守。如范龍圖弓箭社可也。而使等隸尺籍。務欲中程。器甲貲費。迎送失業。舊所征徭。百未省一。則民益重困。此二目者。事創今茲。人生惶惑。行之不善。未免有害者也。第言防江法如是止矣。精修之。使果得效。則有繇然爾。且吾治所及池屬地也。使賊上從九江濟。下從姑孰湖陰來。池馬能為。故必有賊。即渡江。吾孤城屹立。處萬全無事之勢。而後可議防江也。賊所在有之。不必城以外也。城以外者劇矣。守城誠是也。上所自為者。嚴保甲。謹讀法。斯走集之奸絕。窟穴之蠹清矣。然或土著之子。鷹眼性生。或兵起之後。鷓音乍作。可奈何。廣漢翁歸有鈞距籍記之能。雖效者莫及。以詳以勤。當亦具得要領也。上所使下之人為之者。儲新米。歛牲畜。斯圍城有支久之粟。堅壁無喬寇之糧矣。然數家厚積。羣小

生心無賴藉以尋端。公家因之啟釁庸無慮。諸常平公廩比屋贏餘。使官私具足。富貧相耀。以和其心。蓋漸積使然也。是二目者行之兼道與術矣。堽城門有兩便馬。甃甃石。費力鉅而艱。蒼黃不可為也。往來無他塗。辨詰差易。奸不得闖入也。然而薪水迂勞。曾易乖迕。貧人廢業。坐敵為憂。又物情沮抑。病起鬱蒸。啟閉有節。可勿講與。守城堞有兩難焉。睥睨多於戶口。闕一夫則瑕。患人不足也。坐派聽之伍伯。受小賂則免患。法不均也。況乎責辦夫石。督治衝墻。勞力傷財。猶或扶其臂。又賊耗不時至。便驅迫上城。烽火屢戲。朝氣銷亡。力食者不暇給。可勿思與。是二目者行之辨久與暫矣。第言城守法如是止也。我觀今日之賊城三日守。即舍去矣。顧誰支三日哉。秦隴楚豫舒六之間。陷名城者以十數。彼豈不講盡守具如所云乎。故曰精修之使果得效。則必有繇然爾。此所謂江防城守之說也。池兵六百爾。落落星稀。殆不能軍矣。然使一可當百。奚多少足云。請語治兵者。是有四先。曰先之以廉。卒故翼人子。非生有敵愾之心也。釋耒耜而跣。鞫莫得餉。費給俯仰耳。今常例有餽矣。支領有扣矣。昔代有人矣。贖罰有規矣。卒知其指所在。捐以啖之。逸而事他作。器與手終年不習。即威與法不得施矣。惟無所於染指。則率以蹈水火可也。曰先之以勇。愛身命者人之情。作之亦必有道矣。池所署伍長。非有大帥建節。不可等夷之勢也。乃者使捕鼠盜。

匿不敢前處己如幃婦人而驅素所進金錢法不得施之卒往以死鬪知必不能登
孤陷陣古專闔或為之而况若等與曰先之以勤今日者非有臨陣決戰經時不解
甲介胄生蟻蝨之勞也稍習練之以待耳弓弛而不御馬食粟苦肥相蹄厩中不試
而徒以責帳下兒坐作擊刺不少休息即故事耳何第苦吾屬為也古者甘苦同士
卒且經習勞瘁異日蒙犯霜雪橫草稱功不亦可乎曰先之以法蓋既潔清自愛身
先勞苦斯亦可以有辭於下矣司馬法在如之何解從繩墨也昨者城守戒嚴卒監
門矣今勿聽人移家出而惟賄是問也賄不至則齷筐不得就柔柔賄至則肩輿累
累且為耳目導去也昨者江上耗惡卒巡徼矣令遏止北來者而惟賄是求也賄入
則叩涉親於我反賄不入則賈各布帆執言為寇虐之使無聊賴也是尚有法與而
號為其長者熟視之若無覩或反右之陰利其為是可用之征伐行陣間乎而治池
兵者其最先有二曰先擇舉望之人池任兵事者世職白衣咸戲下矣非不云取資
動舊拔異屠沽也而皆材職朽穢齷齪猥污第持要人竿牘至或暮夜有所乞憐即
一旦指麾在上矣人微望輕物情不服導之壞法侮紀爾即推擇巖穴乎曲逆窮巷
門來長者之車淮陰寄食韓營萬家之勢皆早有著見非鹿鹿也曰先定畫一之官
池兵六百耳水陸分隸殆十餘長轄之十年九牧弊誰不知則以所持竿牘與暮夜

請無以塞責。聊概存之。分沾濡也。卒多所剝。而軍法如絲棼矣。苟推擇之得其人。即全旅付之。金鼓號令。事無兩制。耳目專而心志壹。不大善與。省費去貪。又其次矣。以是策池兵。池兵其殆可治也。且遂言餉。貴池池首邑也。方今丁一萬二千七百有奇。有例免者。實應差丁一萬九百有奇耳。田二十萬四千有奇。有例免者。實應差田一十八萬七千有奇耳。千方百孔。取足其間。無事不徵。無徵不派。無派不重。羨嚴科。不獨三韓治兵。薊門增壘。稍出常賦外也。故池之餉。萬不得更議增。無已治其蠹。餉者。斯餉足矣。曰。取之之蠹。食土之毛。既厚自予。而以供軍國需。其孰忍捕之。惟民部之會計。牒下邑胥。胥謀之官。匿不使外人見。偽增故令。別立科條。正供無多。而旁取已侈。侈則不能疾輸。輸不中程。曰。此逋上供也。又加罰焉。追呼有賄。贖銀有入。旁費益增。而常賦益坐斂矣。及是則輸將早及格矣。曰。入之之蠹。賦之入也。所待命者多矣。池之民之入賦也。奉上法而畏罰。不及格者罕矣。乃納之管庫。如投大壑。胥謂己物耳。以置母錢。以買田宅。為富人居。又狎邪用之。如泥沙然。羣役卒扣之。郵移稍應。更叩之。蔑以應。巧謝之。巧謝之不支。事大露。姑以身入獄為質。即泰然矣。僉曰。餉廩不贍。夫豈不贍也。反是則支給裕如矣。曰。出之之蠹。完庫之士。豈惟不出。出亦實甚。役卒來請。必以賄俱。賄不先。即以今歲支。昨歲勿有也。昨歲之前。益勿有也。賄先。且

計月日數如子錢與之。即以今歲支明歲。有也。支明歲之後。益有也。勿有者。說為餉不我足。其有者。稍踰時算之。數歲之勤。獲乃止。此益大。恨謂餉不我足。而豈其不足也。反是則士飽橐中矣。以是策池餉。池餉非真不可治也。若耽耽者。欲民再益餉。吾既謂必不得增矣。又欲益兵。民豈得復為兵哉。請無忌諱言之。夫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言自有贏餘也。今也不然。征供未輸。先懸羨格。擗胥里正。嚙十之三。公十七兩。夫民不望死。以與我矣。官胥勿入。以當加賦。亦可飽數百卒也。不然。即文以美名。曰人樂捐助。而抑勒苛急。弊甚橫征。度量不生。奸人措手。宜急罷之矣。抑池有民兵。殆將百人。號稱壯快。故藉戎伍也。隸事公家。久而不歸。祇行勾攝。每奉符一出。鷄犬為空。吾所謂蝨賊于者。其一也。彼六百人者。嗷嗷不平之鳴。久矣。還其本事。隸而習之。物情既厭。亦以壯軍容也。不然。刺取農民。日練鄉勇。而抽及於募。廢棄耕桑。石壕新安之詠。再賡。宜亟止之矣。且自昨歲迄今。別有募置。盡惡少年。親若牙兵。氣同驕子。飛而食人道路。以目矣。不戢自焚矣。端在若輩。益招致之。解散何時也。凡吾所議兵餉者。皆不治兵餉於民。不治兵餉於民。所以大治兵餉也。豈惟不治民兵餉而已。議治民者。皆略略於治民。所以大治民也。蓋固已言之矣。固人心。植根本。所藉慈惠之長明察之師。非伊朝夕矣。前所云云。有行之。而玉卮無當。象人上鼓而已。吾是以務

推原其所繇而不遽言之。不遽言之者。固將精治其事。豈濶說乎哉。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太子少保鄭公。既歿。歷南北。秩任孤卿。為光祿勳。則裁冗剔蠹。當御史大夫。則振興
推賢。兩筦民部。則裕廩寬賦。一任司寇。則守法持平。前後統均。則求舊樹人。惟底力
是務。如此者。奏議凡百餘上。而於其中。斥擊中人。規切政府。不亂隨言路者。凡數十
章。而於其中。難進易退。守正知幾。時時請罷乞骸者。章又數十。城嘗得遍觀。而審讀
之。今所良存。纔十三耳。城反復數過。作而言曰。甚哉。治亂之相尋。君子小人之勝負。
為之也。然。治日嘗少。而亂日嘗多也。則以君子嘗不盡其才。而小人嘗足以徼幸。信
然哉。當天啟初元。祖烈具存。冲人縉服。使左右得人。循而守之。無失也。乃節甫聖煥
煥於中。廣戒頽並輩。羣附於外。公時籌兵餉。議儲漕。推耆碩。豈不事有裨益與。而妖
冶之規。逆耳。惡璫之擊刺心。則公不安其位以去。於是搢紳之既成。而天下之人心
失。世不能長治不亂。幾決於此矣。至思皇興代。蕩穢極兇。求治之勤。宵衣側席。周漢
兩宣之業。疑在指日。乃春孫宏刻深林甫伎。忍又下中伴食。參錯其間。公三計羣吏。
數議勦防。至累牘。汲汲於吏治民生。而老成遺佚之登用。豈不汙可小康。然而當關
作梗。巧中多能。致公再起。再蹶。賴聖明之知。醫藥眷問。乘傳馳還。終以禮退。而國家

之亂不復治則事遂以成矣。夫天啟中與公同朝者高邑趙錫山高吉水之鄒闡中之馮始皆要地也。既不能致公大用而且先公以受禍崇禎中與公同時者山陰之劉吉水之李漳浦黃宜春袁皆公所亟疏請用者也。公不能致諸公竟其用而已亦且謝政歸。公一身有所不勝。眾君子亦不能與爭勝。則治日之數又豈能與亂日爭多哉。然公之勤懇懇所謂自牖之納揚廷之論則大畧見矣。後之論世知人者審讀乎此。凡公能長治乎世而世顧不盡其用舉可觀矣。記壬午之秋公應太宰召城嘗侍公舟行日惟講求人才如首賢夾袋故事亦知揆地多歧戒塗即具乞罷草顧又浩歎以僅得一濟時艱奉身而退為幸而行笈所攜則惟敬輿奏議一帙紙敝墨渝猶丹黃重累不輒讀聞一語城曰韓忠定有言勿文文弗省也勿多弗竟也敬輿之後能為奏議者意惟忠定乎。此則城之目擊親聞於公者。後之人錄此數端以讀焚餘草者其庶幾乎。

汪思誠傳

余讀文信國幕府忠義錄與文信國所為前後指南集行府得人何其盛也。如杜濬鄒瀛趙時賞劉子俊蕭資輩殆數十人皆崎嶇險難久不悔卒以身殉人謂信國誠知人能得士矣。而屬者蕪山史公盡瘁抗節同符宋瑞獨是一時幕府鮮赫然者稱。

累累如曩日者。非無人也。我聞乙酉四月。流涕殉公者不少。以與公同盡。無能載筆志之。名湮沒弗章。豈不惜哉。如吾邑馬君應魁。汪君思誠。是矣。思誠字純一。世為貴池人。居郡郭西。生而個儻好奇計。然始承父業。坐市肆。人莫之異也。自史公備兵池。清貞淬厲特異。君仰而奮曰。今世有此公。國事或濟乎。遂以身執役事公。公時方攬羣才。客日以進。獨陰察君有守而負機畧。可共大事。諸凡雜冗。劇應屬公所者。悉使君與聞。是故史公備兵池。皖君左右池。皖也。公開府舒濬。君左右舒濬。公司漕淮。泗君左右淮。泗也。公司馬守留都。君左右留都也。公以閩臣總師維揚。君左右維揚也。公既委任無間。而君悉心籌畫。以報知遇者。亦殫竭無餘力。至併命而後已。公敢戰好先士卒。故時或瀕危。而君能脫公於險。公清剛。或不容人細過。而君以微辭解紛。俾人盡其用。公躬親事。如罰二十以上。皆自省決。而君於刑名錢穀碎細間。毫髮歷歷。俾無疑慮。公於靖南興平之構。持大義直折之。無屈辭。而君頗兼用游說。談言微中。關解而揚民。以安諸如此類。多秘不傳。惟幕府人稍能言之。君自隸幕下。歷官副總兵。居恆飲酒諧笑。若無大過人者。至臨事善斷。較然不欺。故卒慷慨從公。得死所云。嗟乎。公惟力守揚州。城陷而死。故君同日殞命如此。使公有潤州之脫。則君即杜架閣全路分諸人也。使公有度廣之師。空坑五陂之貶。則君即周處置趙大監蕭

路鈴劉監簿諸人也。得君一死士已足。而况其他乎。誰謂公幕無客者。公得人亦何減信國哉。君三子長興國亦事公授參將。先奉公命沂淮去。故不及於難。次興周郡庠生。應魁見余別紀。劉生曰。揚始陷時。羣知公死。純一從之。狀顯白矣。後忽言公固在何耶。或曰亦幕下士所云。稱公未死。為已不死解也。夫公果未死。純一何以死哉。嗟乎。公於甲申冬撰書辭具馬幣。招余即幕。純一附赤牘。至為趣裝。余遂巡未去。至明年夏。難作。余雖未參幕事。公固知己而純一亦同心人也。今豈惟負公。抑且愧純一矣。昔謝朝已嘗入幕。而自處可考。君子許之。余則悵然不足於心。以為終不若純一之慷慨殉公。為得其正也。

江陵詩社序

嚴首昇

予家在洞庭元石之間。十餘年來。聚同調數十人。為華容詩社。嗣是玉沙石壇油江。往來唱和。亦復十數人。今秋。若溪周子彝仲。謫遷巴陵。集其一家言。及吳中名士近十人。與予社為一。頃共人樵之叔方震青。五鍾朋玉。象岩。用梅凡八人。為江陵詩社。函其春吟若干首。以訊於予。予色然喜曰。何其盛也。夫詩淺事耳。然其興也。非一人事。建安以來。稱敵稱景。七子四家。代不勝數。自元季迄明中葉。詩社浸盛。大約倡者弱冠和者劉髮。只在十年之內。蓋風氣使然矣。林九成有言。位高者無詩心。無位者無詩身。以予觀之。身與心未必遂可以詩也。司馬子長以絕世獨立之才。官太史。以為身。輒軻寂落以為心。而賦讓楊馬。詩讓蘇李。假使子長生開元大歷間。豈復使李杜稱尊哉。何則。風氣然也。正嘉來大雅寥濶。典刑獨存。吾楚蘊釀百餘年。今始大振。諸君子生當其時。皆積奇字。負夙譽。不終無位也。又不即有位。其身與心。適足為詩。龍臺鶴澤之間。樓臺芳草。為吾楚最勝。入春已後。歌每日夜無虛。天下名流四方至。無問乘傳擔登。慮無不與諸君子邂逅。為微者。宜其詩多且佳也。竊嘗有言。詩厚物也。刺常似美。美不似刺。怨常思羣。羣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故。行野無失其親。詩中天地不在人間。而况諸君子合志同方。永以為好者哉。其相視莫逆何如也。予家在洞

庭元石之間。族雖累世。身實僑寓耳。頃將暴室渚宮。歲時乘興。往來兩社間。諸君子其無以出國大夫待我也。

雲夢山人傳

雲夢山人孫斯憶。字兆瑞。華容人也。祖繼芳。成進士。官督學。父宜舉。孝廉。以高隱號。洞庭漁人。俱以詩名天下。山人生而慧且美。未韶以疹。七歲能賦詩。年十四。補弟子員。聲稱藉甚。父之上書督學。棄巾襪。冠垂陳。渡江如淮。覽京口三山。歷姑蘇。汎錢塘。徘徊會稽。天目之間。返憩金陵。歷豫章。再遊京師。日與世外人交。不袖一刺。還訪鹿門。登麥山。南謁衡岳。東入郢。北遊前門。百泉。嵩高。所至遍覽名勝。慷慨懷古。長嘯高歌。時人莫之測也。於時若王元美。汪伯玉。諸公。靡不倒屣延致。山人傲然無所屈。意有所適。往往不謝去。浪遊數十年。未嘗以私干人。隨遇而止。時或乏絕。為逆旅人。遺不恤也。山人曰。吾五十年來。雙履所歷。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探名山水十之七。所交賢豪大夫士十之九。今其休乎。遂歸里。入元石山中。頽然自放。以終。遠近問字之士。日無虛席。天下無知不知咸稱雲夢山人。山人殆古詩人之狂者也。生平不入狹邪事。祖母以孝聞。當分宜秉國時。楊忠愍。沈經歷。遇害者。直言論以泄其不平。江陵居首輔時。貽書。入和甫。諸公。有田畫黃柳浩之意。比江陵卒。諸公徵起。則又

勉以不必出。務全晚節。識者題之。見人善。多方獎與。見不善。則蓄袂憤起。似不能容者。久之亦無所恨。其始稍戾俗。人亦卒解怨之。萬歷初。料民田。邑中競為隱弊。山人責令里正毋以私相愛。所得稅額獨重。里中長老訓子若弟者。輒口實山人不置。山人又古獨行者。流歟年六十終。所著有雲夢園居鳴。欽諸集。浮湘南岳中州北遊諸稿子。羽侯為庶吉士。有遂初集。孫穀官開府。有盤譜。黎淋諸集。穀著古微書。行於世。愬著唐紀。皆以詩名。於是孫氏五六世皆文人。為楚望族。天下益稱雲夢山人云。外史曰。予嘗至澧水。見逆旅壁間。有雲夢山人墨蹟。時主人年八十餘。頗能憶山人遺事。為予言。山人君子人也。流寓數句。手口不輟。時或當食。投箸繞屋。行吟數匝。乃復食。每上官見訪。稍不合。則拂衣起。人有挾貨鳴不平於山人者。叱不受。已乃祕為伸之。不令其人知。自山人去後六十年。文人韻士自四方來者。未見有山人若者也。嗚呼。山人君子人哉。

黃氏女羅氏合傳

黃氏。應山明經黃思閔之女也。少學書。略通古史。受涂氏長男聘。年十七而涂氏子病且篤。女請命於父。往訣。因袖刀至涂宅。竟曰。而涂氏子死。遂欲自刺。思閔故無子。泣下謂女曰。禮女未嫁。則從父。汝父况無子。汝為夫死。如汝父何。女乃止。周身周衣。

從容經理。纖悉必謹。然後歸。再請父命。以其妹許涂氏次子。期年。父死。遺貲可千金。女三分之。以其一治父後事。葬祭皆成禮。其餘分半以予妹。而以其半予族弟。立為父後。條理井然。區畫無遺。告家眾曰。某乃今從涂氏子於地下矣。於是擇期歸於涂。初。思閨存時。客有為女改嫁地者。言未畢。女即於室中舉刀截指。數指俱斷。客驚走出。故人皆知女志不可奪。至是。莫有屈阻者。在期。族黨皆具素冠。以喪禮相送。女拜別。更拜父墳。哭盡哀去。觀者填路。無不泣下。至涂宅。不食七日死。死之前一日。應山令聞而奇之。亟詣涂宅。入室求一見。是時女奄奄垂絕。猶引被覆面。不見。邑令。僅見其手。無左指。兀然一掌。歎息良久。為之泣下。涂氏厚殮之。與其長男同穴。而封。應山令為勒石記其事。

羅氏華容嚴循閑之妻也。循閑性通敏。喜飾儀容。好學廣交。善滑稽。開口而笑。無虛日。羅氏年十八。歸循閑。覓寢而拙。期年生一女。無何為循閑所棄。不入其室者十餘年。羅氏獨與其女共晨夕。拮据米鹽。不啻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奉中饋。無闕。每客至。循閑未嘗入謀。而盥杯。應時具。雖罪。勉同心者。容未逮也。於是循閑母及祖母及伯仲母。咸責詈循閑。為羅氏不平。久之。循閑病。羅氏就侍牀側。煮藥進糜。夙夜不稍懈者二百餘日。循閑病漸不可起。羅氏私自泣。目盡瘡。抱其女屬姑曰。脫有不諱。當

以身殉。願姑視此女如子。勿但以為孫也。比循閑死。羅氏哭盡哀。兩手掬地。十指冰裂。爪甲殆盡。姑令婢子輩防守。是夜漏盡。伺守者倦。縊於循閑棺側。同穴而封。里中人為歌。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誅之。頃之。其女亦死。循閑竟無後。

外史曰。黃女未嫁。則能為夫死。羅氏見棄於其夫。而謹事之。卒以身殉。以視古今所傳節烈。皆加一等遠矣。黃氏從容就義。經年靡他。周旋節孝之間。文理爛然。殆類儒者。余客武昌。遇濃州沈孝廉訪楊忠烈逸事。因為余言黃氏女。蓋百里之內。十年之間。而剛大再。基於天地。何其盛也。循閑予伯氏子。予篤愛之。願正氣在帷薄之間。而莫之重。何哉。

攝主論

毛先舒

宋蘇軾論攝主。毛子曰。甚哉蘇子之疏於持論也。軾之言。蓋引孔子以為君薨而世子生。則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援隱公季康子為證。而謂後世不當以母后攝。毛子曰。非也。古所謂攝主解者。以為上卿代主國事者為是。而非謂次當立者攝。彼此將無兩容之勢。而必大啟亂首者。舜受終於文祖。伊尹營桐宮。周公亦當國厲王之流於莒也。周召二相行政事。號曰共和。皆是攝其政。非攝主也。蓋未嘗踐其位者也。春秋時。若鄭之繻與髡頑。衛之叔武子。瑕公孫剽。皆有攝主之類。則已構猜嫌而興殺戮。至適子未生。及君少為攝主。古惟魯隱公。康子二人而已。而皆不得免。隱公身罹鍾巫之禍。康子即位。正常逃而南。孺子之子亦殺。後世若宋太宗事。亦近於攝主。則廷美德昭。俱不得其死。禍敗之由。章章如是。古之人豈其見不及此。而忍為是禮也哉。子瞻之論。不亦疏歟。雖然。即攝主為次當立者。而孔子言之。殆舉古有此禮。而非謂後世之必可行也。夫古與今不同勢。故先王有盛節。美政多不可行。畧言之。如封建也。井田也。傳賢不傳子也。鄉舉里選。與以無子惡疾之去妻也。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三年也。天子五年一

巡狩也。此皆不可行者也。是故復封建。則樹兵而爭。復井田。地隘而不相容。則亂天下。不傳子。則啟窺伺而篡弑行。行鄉舉之法。必胥化偽競。惡疾無子而出。其妻恩誼則已薄。諒陰政聽於冢宰。則魁柄移。天子親出狩。則民勞國亦危。吾故以謂後世若不幸有殂薨之變。太子未生。或已生幼未能君。唯是母后與忠純大臣。互相輔政。以待君之長。蓋大臣未必皆莽。而母后未必皆呂武。相輔亦相制。或庶幾無虞焉。失者十二三。而得者必十七八。終勝次當立者攝。攝乎寧能相全者也。然則僅有足為攝主者。亦可行歟。曰可矣。而必得如周公其人者。雖然。公當時特攝政耳。乃流言興而孺子疑。赤烏金縢。詩書所悲。君臣之間。幾不相保。嗚呼。亦危矣哉。

出處論

魏嵇康為司馬氏所殺。後山濤薦康子紹於晉武帝。紹欲辭不就。濤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毛子曰。甚矣。山濤一言而陷人於不孝。豈不謬乎。康本魏臣。連姍帝室。其龍性不馴。非果於自放也。見司馬氏有移鼎之勢。故幽憂慷慨。而時發於沈冥跌宕也。觀其賦詩託意。及不禮鍾會。告絕山濤忠義之心。皎如星日。卒不免於東市之禍。夫乃心王室。而殺身以成仁。非康也乎。為之子者。能繼父志。滅國賊。此其大也。否則闔戶隱身。以示不臣。而稍信孝子之心。如王良諸葛。

覲等可也。若反面而事之，不孝之甚也。然晉書列紹於忠義者，以其死蕩陰耳。雖然，忠之大者，不背孝。父之節為誰氏靖，而身為誰氏戮者乎？且康魏臣，死魏道之正也。父君之既得正，子得不君之乎？禮云：君前臣名，則并名其父。明君尊於父，父統於君也。忘父所君而事其仇，其得謂之忠也哉？夫四時消息，言常也。若處變固，非所論也。嚴冬固涸，而火井不為寒；陰山不為暉暑，遂變為熱，豈其時運所可移也？然則父見殺，子竟不得仕於其朝乎？曰：否。有本朝有異代，吾所論者，晉篡魏，乃殊代耳。若父被僇於本朝者，無相仇之禮。蓋父死非命而不可仇者二：一死於君，一死於法。死於君者，雖非法不得仇。如岳武穆之冤，而子孫仍仕於宋，是也。死於法者，雖非君不得仇。如父犯姦盜等科，而被殺於姦盜之家，是也。若夫既死於君，又死於法，豈有仇哉？而孰謂不復可仕哉？絲綏、禹固、佐舜、張湯誅而安世為漢名臣，其誰謂之受誅故也？然父死於君而非法，子雖毋敢仇，即弗仕焉可也。或曰：父即有罪，子忍正名之為受誅乎？曰：此有諱之而不得者，非謂正名之也。且刑賞王者之大法，是非天下之公義也。一人之私，固不可奪，亦非忍也。名曰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夫非孝子慈孫歟？帝王且然，況臣下哉？斷曰：當革命而父忠先朝，為後朝殺者，子在後朝毋得仕。父誅於本朝而受誅者，子可仕。父誅於本朝而不受誅者，子可仕可不仕，以為父見殺，人子出處。

國朝文匯

卷十六

二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之法

厚解

不薄之謂厚。天之積氣也。不厚無以生地之積形也。不厚無以載厚者。君子之敦行以事天者也。天之道有生有殺。人有喜怒哀樂。施之為德。則有仁有義。殺之為用。為反始。為復性。為成材。為藏氣。此所以為厚也。其在於人。義以制事。則肅而威。剛而斷。成務興治。昌道氣而上之。故君子之義以成仁也。仁不得義。則仁不獨成。而仁豈成於薄耶。今世之能厚者少矣。故恆訓不足。每崇厚而黜薄。而遂至於厚薄無辨。吁。此亦言厚者之過也。天尊而地卑。陽倡而陰隨。球之道為器。而反之道為器。此物之正情也。然統莫尊於朝廷。層遞而下。為公卿大夫。以至輿隸。逆而上益尊。尊朝廷也。故古三命不齒於父兄。貴朝廷之爵也。乃有身列卿大夫。而周旋閭里。浮沉無簡束。與負販細人為狎暱。曰是德謙也。不知自輕自輕者。薄其上矣。夫遠於細人。未嘗薄細人也。狎細人不足言厚。而所薄者大。君子之敬身。非徒為身。亦以身祖宗父母之身。故敬身者必自愛。遠非其類。至乃有與非類暱。曰吾同塵而葆光。夫葆光而不耀。貞不絕俗也。近非類必澆。何德之貞。不忍於小人。而忍於祖宗父母之身。非能厚者也。若此者。世亦多以厚名之矣。悲夫。吾又有見焉。愛友者必諫。愛子弟者必督之。豫宜

家室者必有禮。友過而不諫曰全交。子弟我戾而輒委之曰掩義。是之謂不相成。婦陵男。夫下妻。家室無禮。是之謂重否。主一家者待下以寬。辱之屬也。然而法必設。防必豫。法不設。防不豫。陷罪在下。陷之在上。乃有益甚。詭者奴置陵詬諤。不顧其主。主柔而容之。恃益以長。盜小曰可赦。至盜大益不問也。同輩姦亂曰常然。寔且及上而置之也。容惡長亂。顛倒冠履。縱勿問者。是自任情而慢天德。天且惡之。世之人且羣曰。是厚甚長者也。而是人亦遂益自信。是恃德之甚者也。夫害逆折者無害。罪已事者愆方來。如此則法制立而人心正。君子之怒。豈不厚哉。鋤稂以養苗也。刺獾以活魚也。一日縱惡。則善人喑。凶類屢矣。為民上者。則毋務姑息為政也。又毋務舍大姦而誅小惡。干果決之名。斯愈薄矣。治家。毋務優柔以養奸也。育子弟。毋務恤以長傲也。交友。毋務諧也。事君父者。毋務無諍也。脩身者。毋務無類也。愚之所然。聖之所否。道之所是。俗之所非。可弗辨耶。故君子盡仁義以事天。而飾喜怒以治人。是之謂天之道。

釋巧

有物曰樸。大巧是生。散樸為器。小巧斯形。小斯巧矣。巧斯小矣。故曰巧者非巧者也。非巧者。大巧者也。行巧乃躓。辭巧乃窮。視巧乃淫。聽巧乃傾。技巧成純。守於一。真人

心猶水也。水寒則聚，熱則散。心苦則聚，甘則散。心散斯樸散矣。故善治心者，常置心於苦而不爽。夫食苦眉頰猶斂，而况苦以作所邪。苦故聚，聚故不流，不流故不散。不散故不巧。巧有百利，心勞孔痺，巧有一害。其害將大。累棋者不如置棋於几之安也。弄凡者不如握丸於掌之牢也。或難之曰：楚非僚安能勝敵，曰：苟善戰，安用凡。苟善圖，安用戰。不此之脩，而徒彼之恃，幾拙矣。且夫吳師所以敗者，眩於巧也。楚為巧逞，吳為巧眩，兩皆蔽於巧，故一敗一勝。使吳厲拙戰，視無巧，則一戰而楚可眩而僚何施焉。故曰：一巧一拙，未知得失。巧弊拙成，久長大明。昔有巧者，善緣十丈之竿而升於顛，反身者三，旋身者十，千人之聚，色如股栗。一人卧地而仰觀之，甚逸。巧者既下，亦倦而卧也。與觀者等，乃知鄉者之徒危也。故曰：意飛無用，輪椎可行。般之知也，其猶有所蔽者也。天道至巧也，天不尸巧而委諸地，地不尸巧而寓諸物，物維巧矣。不能常有，既作而復，巧於何以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氣返而能巧，散而樸樸乃復也。

西湖子貢適越祠記

自古天子篤意於學宮。孔氏諸及門之賢者，皆得從祀。端木氏之得祠，且偏郡國。今西湖之濱，又何以獨祠志適越也。何以記聲祀也。西湖之勝秀天下，自頃亂離，隄廢

不脩松柏推落。九里六橋。蔚為叢薄。芄芄葑草。湖且為之淤。高臺廢苑。尋之幾復無路。况約版築崇先賢之迹哉。自洛張公來蒞浙五稔。既旬乃宣。此邦之民有衽席矣。自公多暇。時與同官載酒乎郊圻。臨眺於風日。於時春氣既宣。烟嵐如醴。樓船十楫。溯流如飛。顧而樂之。語諸公曰。美哉。湖山之麗。昔之賢達。過此者眾矣。而紀績未彰。或竟已湮沒。茲不佞某幸矣。而獲與諸君子遊萃於斯。雖征南康樂諸公。登峴山。望溟海。其何以過之乎。客或進曰。某聞昔子貢嘗過越。蓋有之乎。公曰。然。見於春秋外紀之書。而太史公信之。相傳信已久。或嘗疑其誣。雖然。孔子嘗從羣弟子。奉雅琴以奏於越。句踐。句踐為陳闞下。以俳孔子。孔子辭而去。是孔子與諸弟子多適越。何有編衣白冠之士哉。昔北南途阻。學士多北方。而言偃故。以吳特聞。北方之士。鮮從南學。故疑之。且適越復何傷。聖賢之行哉。惟聖故能不凝於物。而與時相推移。惟賢故能不拘於墟。而彼往皆利見。禹入裸國。聘出流沙。伊何人歟。而顧沾沾焉。端木之是疑。斯曲學歟。若夫亂齊亡吳。伯越之說。紛紜五國。聞似乎傾危。掉闔之所為。抑知子貢之心。尚存魯也。魯宗國也。扶危定難。激昂而赴之。遠道而用之。可智可愚。可誠可讓。可生可殺。違問餘哉。則是役之不足為子貢病明甚。客曰。然則越絕之書。果信耶。曰。未可知也。苟云賢者車轍所履。後之君子相與尋求。故迹。而髮髯遺風。崇殿廟貌。

以志不衰。與其過而疑之。弗如過而信之。云爾。於是諸公皆喜。且互憇建祠之役。公益悅是舉。率先為倡。擇地於湖之東南岸。背柳洲。面雷峯。左帶湧金之堞。環呀萬雉。而右迤大湖萬頃之陂。周袤幾丈。崇敞幾楹。庀材計工。輸將競先。始事于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是日也。諸公皆至。設祀畢禮。而命不佞某紀之于石。永久之。爰追厥初。述事與言。弗敢煩其辭。若夫從游諸弟子。不得祠祠于貢。專事也。曷為不祠孔子。事鉅者不敢作。且不敢以外紀之傳疑。遂加諸聖人也。

沈去矜墓誌銘

臨平鎮在杭州東五十里。其地有瓶山。黃擴東湖諸名勝。風土清曠而渾樸。住佳工文持高節之士出焉。如唐邱丹。宋沈友直皆是也。余友沈去矜。家臨平。高士也。卒將葬。子聖昭來乞余銘。余雖病臥。弗敢却。嗚呼。去矜與余同齒而生。光余九月。推歲聞聲。即相慕。稍長。定交。蓋三十餘年。不寔好也。去矜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長尤篤學。尤好為詩古文。雖僻處抗之東偏。而聲藉藉。吳越齊楚之士。過鼓邱。車輒恆滿。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抵平時與人語。氣辭厲。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其為文章。遠澹秀麗。錯以綺麗。商略輕重。不失銖黍。每自云。子美晚節。漸于詩律。細余何敢以麤心掉之。尚論古昔。洪然自任。而平居嘗不自快意。卒發孤憤。憶己卯庚辰。

之間流賊躡蜀豫轉入三晉時遣重臣將兵出率挫衄遁逃西北勢已危而大江以南蜚蝗從北來蔽天米一石值六七緡錢饑饉連數歲道殣如麻士大夫方扼腕慷慨指陳時事聯絡風聲互相推興懷古人攬轡登車之思焉是時逸真先生亦開章慶之堂多延文學士與去矜為周旋陸景宣為東南士類冠冕館於沈氏與諸公賦詩悲歌飲酒連日達夜余時卧病不得與然心嚮而馳蓋意氣猶壯也越四年天下亂客皆散去于是去矜遂自託迹方技絕口不談世務日與知己者余與張祖望登南樓抒嘯高吟樓東眺海西望泉亭羣峯蒼然大河南流酌酒臨風憑弔千古時稱為南樓三子景宣故亦南樓客也又與柴虎臣吳錦雯陳際叔孫宇台丁飛濤虞景銘稱西陵十子云去矜為人孝友父歿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章慶堂焚堂本分居屬兩兄既墟去矜即割己宅居之久之兩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屋固留以讓兄自逸真先生歿母范夫人婦徐氏長子聖旭俱相繼亡去矜悲悼漸成疾疾數年竟卒年五十一所著東江集鈔詞韻詞譜南曲譜古今詞選臨平記沈氏族譜傳奇凡若干卷屬續時語聖昭以傳屬應嗣寅為之而託先舒銘墓先舒自己酉春病劇困甚三月十四日錦雯之官南河宴友生為別虎臣過要余偕往不能行去矜時買舟入會城視余乃明年正月虎臣死二月十三日去矜赴來是月錦雯卒于官三月凶

問亦至。余以死轉牀。辱之。身不及週時。而三哭故人。唐韓愈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况人非果不死者乎。嗚呼。亦可悲已。先數年。景宣為僧。去於諱。謙其先為湖州武康人。十二世祖奇英。居臨平始。三傳為竹軒公。官九江府貳。十傳為逸真先生。諱士逸。去於尊公也。嘗為遊洋將軍。後以醫名家。子七。聖旭。聖昭。聖時。聖旦。聖曜。聖歷。聖暉。女孫二。去於嘗云。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值也。枯心落鬚。苦太極。已作北邙土。安能復知身後名邪。語罷太息。今聖昭與諸弟。竭力為亡父刻平生遺書。真可謂孝子也。已敬為銘曰。

鎮西山英鬱哉。佳城育而宅幽人之貞。嗟麟不可脯。鳳不可養。有道則見。嘉祥斯徵。或見或隱。厄乎時命。激而為文。孔陽且靈。辭以立誠。其道大宏。石鼓之無聲。桐扣之乃鳴。

沈孝女墓輓記

古錢唐沈孝女。父人驥。母周氏。嫁陸夫。名有奇。少即嫻婉。知盡孝。嫁而稱賢。母病。歸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兒願代母死。樂于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同夜鼓深人。悄潛自割其左臂肉。血濡纒不肯止。猶忍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仆著橙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但曰。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

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父之竟殞。及將歛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
裹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病者無效爾。於是母病乃旋以魁身
代之。志竟符。奇考格天信哉。然死而得易。是數可遷也。天又何不憐其孝而并赦之
也。茫茫蒼蒼。其孰能測之。或曰。毀受之父母之身。而又使親啗我之血。味陷之不慈。
豈得曰孝。余則曰不然。事有常有變。自其常而言之。則一髮一膚。皆當愛惜。自其變
而言之。則殺身致命。適以成仁。孝女蓋所謂處變者也。使母偏子割其肉。以謂不慈。
可也。我自割肉進諸母。母不知而嘗之。何不慈也。何陷之也。且凡國家值鼎革時。人
臣殉節而卒。無救於其亡。然必美之以為忠臣。今女一死而更活母。乃反不得為孝
子。又何也。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道應爾。若沈氏則何為者。嗚呼。罔極之恩。竟
輕於食哉。孝女死年二十三。死在庚申閏八月一日丑時。後百日。葬陸氏之阡。郡人
毛先舒為之記。且銘之。銘曰。

嗟乎。生誰不死。死其身。活其母。死非死。鬱為神。永俎豆。詔後人。倚人亦孰不為人之
子孫。

治河議

談遷

任河決開封之荊隆口。衝張秋壑。及大名東昌。累歲未塞。其哉河之為害溢也。病河即病漕。水之性善下。來悍骨怒。似傾似馳。既決之後。窪地為淵。衍為澗。不得不歸。沿洄澶漫於受災之處。沒假勢漸縮。特遊波耳。決口已失。故道向之平流。今滿而奔。昔之數淺。今陸而沉。猶執常算以治之。其治之者幸也。何以言之。中原俱墳土。疏惡易潰。而河自積石龍門底柱析津。挾萬里建瓴之勢。東於一隄。又無他支河以弛之。方其值故道。見謂馮夷受職。而濁浪滔海。波逆於上。浮墊於下。日積一卷。經歲累三百六十卷。受淤不止尺矣。積歲以任。河身日高。而堤如故也。秦中多山岸。故不受決。入關以來。俱平野。夏秋間。黃水大發。能無激乎。激則潰。潰則隄且漫。野且濫。故道不復。循連數千里。以為魚鼈。古今通患也。於是思得水工而治之。亦無他策。分其流。導其歸而已。禹治河至大陸。播為九河。復聚為逆河。以入於海。此分之導之之始也。河力雖悍。勢分則馴。河性雖亢。勢歸則順。周時井田。曰溝曰洫。皆分也。漢制瀕河二十里。不種亦分也。然武帝臨邛子。成帝塞金堤。累歲始疏。治河豈易言哉。漢唐以來。河之歸海也。以北。自宋太宗時。河決溫縣。流入徐州。始入淮。真宗時。決鄆州。又入淮。於是河之歸於海。一合南清河以入。一合北清河以入。然南強而北弱。則淮之勢劇於心。

衛沈汶沂濟也。而淮又不敵河。故不能刷河之淤。淤者漸壅。以底於極潰。河漕交病矣。荆隄口之決。見宏治二年。衝及張秋。又見萬曆十五年。長垣東明幾溺焉。而先朝卒以治。其法諒未加於今之日也。昔告元圭。今朽杭車。何若是之相懸也。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故河北入海。當敗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矯誣之說也。潘季馴曰。河性滿悻善溢。多徙者。流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無散漫無填淤。河乃可治。治水者。治其下流。今封邱陳留蘭陽。俱封陽穀壽張長垣東明汶上。睢邳之間。得無有伏於隱沙。為下流沈滯。又宿遷清河。其地仰易阻。俱河之委也。浚其於以倍隄之堅。隄外如遙隄纓隄。並得完善。然後塞決口。其功可翹足待也。今日。或曰棄決口勿治。夫荆隄口決而棄之。將他道決亦棄之乎。或曰復古衛河運道。夫中原之民。烏狗矣。而又重困之。膏血幾何。疇其堪此大役。不可以中輟。大功不可以驟立。則當事者宜自審也。

黃石齋先生遺事

秋日過吳駿公先生所。時伏枕。語次。往及漳浦。數曰。吾登朝見諸名流。如錢牧齋陳臥子夏彝仲。才甚可。窺其跡。惟漳浦吾不能測。時在京邸。嘗攜楹四器造飲。先生僕

一童常不稿。劇論深夕。或出白龜一甌。不加蓋也。室無長物。書經數帙。選宮條。楊伯祥被命。上章推讓。先生疏謝。非其任。所注洪範四函。函各二帙。先正文夾。注字大如指。楮博八寸。修尺有二寸。並手書。雜引經史百氏之言。條源析委。從空几上。三月辨此稿本。亦雅潔。稍塗乙句字耳。既廷忤。脫獄。謫江石。幕而南。吾適遊西湖。返棹。馮元颺赴少司馬之命。同泊塘棲。忽傳福建黃太史至。意為先生也。同舟道。魁果見小舫。幕以席。吾兩人登其首。蹲席外。蓋舟輕不可貯足。少司馬語其童以名。先生大喜。延謝索醢四拜。訖。前被杖。叟股猶作楚。吾兩人各坐一橫木。先生坐板上。即寢處也。述近況四五語。即極言時事幹濟。憂危救閔。妮妮不止。吾兩人欲少致慰藉。無可著語。注易二帙。云得之袁里。蓬樵踟躕。見襍被外。硯一筆三四。餘無毫纖。其童挹河水。瀉茗。坐久之。紹興司里陳臥子。湖州司理陳達情。俱以門人至。獨身入舟。語中夜。而別明日。先生著書相勸。今思之。廉直學行。著人耳目。元輔所不專望者。而先生自視。直尋常人。無介詞。無傑色。暇輒美吾不善。先生強之曰。第隨吾下。子又能贈人物。善分書。遇山水。策杖日數十里。不告倦。臂未見其挾冊。洛誦也。聞微時。綠樹啖松。晉累日。父寬以歸。編蓬為室。吳天下書。穴通飲食。三年出。應試。戊午乙榜。天啟辛酉。聯馬。意其學少年得力。噫。以朱雲狀育之。魁。以京房翼奉之奧。以仲舒劉向之文。曾不得

國朝文匯

卷十六

三十

國學扶輪社印

一端名之。殆神人也。吳先生欲竟起坐曰。足下嘖嘖道古。如才學直。即兼全並詣。求之當前。曾幾人哉。予古倚而不能下。歸書之。燭下。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十七

周

字青士號雷谷浙江嘉興人有采山堂集

蔡湘傳

海烈婦傳

書金文擊賊事

查

字韜荒號漸江浙江海甯人諸生有漸江文集鈔本

李雲田文集序

朱近修為可堂文集序

贈別終天自序

海甯縣海患記

林

字玉遠號鹿盒浙江錢塘人前明諸生有歲寒堂存稿

王安石賈似道論

張江陵論

重刻文丞相集序

國朝文匯

卷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揚清祠記

九

陸忠毅公傳

十一

司理溫公傳

十二

沈長公傳

十三

尊薦先生傳

十四

臨海馮氏雙節傳

十五

來烈婦墓銘

十五

王

煒 號不庵 安徽歙縣 人有鴻逸堂集

春秋書法辨序

十七

黃山遊記

十八

程孝子傳

二十

吳虛齋小傳

二十一

談仲和紀事

二十二

黃孟通紀事

二十三

龔劬庵墓誌銘

二十四

黃晉良

號處庵福建閩縣人
有和敬堂集

論官祿

二十六

吳

其字曰千江蘇華亭人前明諸生入國朝
迺述不出著有頌頌集八卷

白雲鄉遺稿序

二十七

林武宣貞娛草堂詩序

二十七

馮氏譜叙

二十八

謝文游

字秋水號約齋江西南豐人前明諸生入本朝
屏居程山以理學名有謝程山集

左傳濟變錄自序

二十九

彭師度

字古晉江蘇華亭人吳梅村謂與吳兆篤陳維崧為江左之三鳳

導問

三十

上嚴灝亭副憲書

三十

俊樊川集序

三十二

水繪庵二集序

三十二

處士王光承傳

三十三

李煥章

字越齋山東壽光人

長隋司馬公傳

三十五

周夫人傳

三十五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十七

蔡湘傳

周 賈

蔡湘字松濤松江上海人也幼穎敏讀書自數行下里有董先生者授湘學志以藏書異湘因得縱覽博通年十八治裝別其父母曰兒居海濱終無所成就願北學中土庶從賢豪間游歸侍大人未晚也遂渡江踰淮客齊魯已而轉入京師南海程職方見湘詩大為延譽於是萊陽宋觀察新城王考功皆迎致之湘才既高性又抗爽不肯脂韋從俗醉輒詈其坐人。人目為狂湘笑曰吾狂豈若輩所知耶沛縣閻山人飲合肥龔尚書坐尚書酌山人曰君名能相人此間誰定奇士山人睨視良久掀髯曰吾所知布衣一人殆異才公盍致之問其名曰上海蔡湘尚書立騎邀之湘敝衣冠涸涸而前一座為改容已各賦詩敬客方沉吟間而湘泚筆疾書不加點尚書擊節數其敏且工也自後飲讌必致湘有謂此狂士公奈何禮之尚書顧益重湘無間經歲西去踰井陘將歷龍門太華之勝經太原會嘔血太原周郡守館留之其友潘稼堂先在見湘稿向作多削去問之曰燔矣君其謂我畫地而趨乎即此亦為足存庸詎知異日之不為灰燼乎其能降抑割美如此未幾之交城謁趙令君令君與語相得館之邑署旬餘始出龔宗伯程職方兩手書訝其初不以通曰公賢無須此所以出視

者不可沒兩公愛也。在交署七月病劇。潘自太原往視之。執手泣曰。君來。吾瞑矣。問所欲曰。吾負大人。吾負大人。為吾謝職。方君不及報矣。頃時氣絕。時壬子三月某日。年二十六。嗟乎痛矣。湘長身面白皙。善諧謔。跡弛不羈。中無城府。交游有不合。或至嫚罵。去後未嘗語其短。有所論述。人稱之。輒曰。此吾師董先生之言。非僕言也。其詩矯健多逸氣。雲間自大樽舒章諸公。以風華相尚。後學承襲。湘能脫去之。曰甯露母。馮甯滋母。膚故其詩不甚持操。然奇警處。雖名宿遜勿逮。其生平篤誼朋友。臨歿。懷職方與世之背本者異矣。太原郡守既刻其遺詩。而稼堂狀其始末。余節之為傳云。

周質曰。湘自負軼才。所交游少當意者。獨受知於程職方。趙文城二君最深。稼堂為余言。湘病劇時。文城竭多方醫藥不效。死視含殮。具棺衾甚周悉。無吝死之慘。先是有嘉興徐孝廉次鏗病都門。我嘗庵。趙君受其託以死。又山陽范眉生病於家。輿疾赴長安。囑後於趙君而死。至是與湘而三。湘無所遇於生。而得託於死。是亦可為長太息者矣。

海烈婦傳

烈婦海氏者。徐州陳有。其妻也。美姿色。以歲飢。隨有量訪親吳淞間。不值。轉至毘陵。

貨盡婦兄子某戍江陰。遇之道使僦屋居焉。有楊二者酒傭也。鬻沽其旁。思誘婦。數貸錢有量。結兄弟。既覘婦不可犯。欲取貨。會漕卒林顯瑞次艘河下。二引窺曰。吾能致若舟。林喜。叩故曰。彼夫婦思歸甚。託以簿計。招其夫。彼得附還。徐無勿就。林從之。二持金告有量。有量以二誠愛己。償其貨。趣婦行。婦默計為二所賣。曰。吾死無日矣。既登舟。顯瑞難其夫。遣市吳門。婦約衣擁坐不卧。一日召優賽神。致酒饌。婦不為動。重謀之二。二曰。誘之金不然。力制顯瑞。使舟媪懷金以進。烈婦面赤手顫。且度且罵。顯瑞心憚其嚴。然不能自克。夜鑿扉掩之。烈婦大呼殺人。持急呼益厲。鄰艘譁詰得脫。烈婦忿見凌。嗚咽泣。顯瑞屏息伺。頃之聲絕。不知婦已自經矣。遣遽匿屍米中。且重購逆殺有量者。初顯瑞祭神。以盤覆牲血。毆長年藍九。九說應以首監免。朱司理檄經歷繆閱兌藉。見顯瑞所隸。曰。得之矣。時夜已半。請鑰啟城。詔衛弁曰。奉檄勘逃者。弁歷呼漕卒。至顯瑞。曰。此是也。顯瑞欲致辨。見藍九乃伏。出驗其衷衣。結不可解。繆測然動。容急為棺斂。及有量歸。獄已具。司理覆讞論斬。而衛弁牒稱事由懟夫。何與顯瑞。司理懼變。遣驛急詳諸監司。時顯瑞弟果走淮。控漕帥。如弁指詞。入而詳牒已允。顯瑞計窮。恨二始禍發。其謀於官。斃之。獄郡人為建祠像烈婦於死所。祀焉。

周賈曰：士君子當患難窮困，不失其操者，蓋寡矣。况婦人女子乎？若烈婦轉徙道途，艱苦備極，而凜然守節愈固，可不謂難哉！至於一進非禮，視死如歸，計不再決，雖古稱烈丈夫，又何加焉？祠而祀之，宜矣。

書金文擊賊事

金文者，業販鹽浙中，為東南財賦之藪，而海濱斥鹵，鹽賦與焉。征推有使，發撤有時，給引於商者，曰官鹽。捨是悉為私販，賣及買者，兩罪之。按緝巡邏舟楫四出，往往緣之，以為奸利。小民持帶斤以上者，輒傾奪不少假。至豪貴有力及惡少年犯禁，裝載盈艘，則莫敢誰何。所從來久矣。文少與仲氏出沒江湖間，販鹽之徒遇輒相要奪，為利獨文兄弟所至，人無敢撓者。既而仇家縛仲刺兩目，縱之。文為稍戢，來家禾之梅里，歲丙戌，鼎革之初，愚民多相聚為盜，距梅里半舍，曰嘉會都者，為其藪。穴四月下旬，盜率黨來劫，居民狼駭鼠奔，恣其焚虜。是夕，文載鹽五六艘，歸近市，望見火光，知有變，乃部署諸艘，退伏支港。約曰：賊歸，繞出其前後，呼應相接，并力擊之。賊可殲也。乃率四五人往據移寶橋，橋為賊歸要路。文持槊，餘人彎弓貫矢，以俟。羣盜舟方滿載，首尾銜次，相與謳歌笑樂。是夜，雲霧塞天，相對昏黑，莫辨。而賊舟炬火獨明，將至橋所，十餘丈，大呼詰曰：來舟何為者？盜錯愕，罔對。矢發貫賊手，賊遽撥舵，後舟

詰之如前不能對輒注射之。餘舟擁擁不敢復前。賊數十人乃執炬持器械捨舟登岸。適伏舟衝賊前至呼詰相應。文輒持熟從橋上躍就之。左右刺賊前二舟。舟虜後賊皇遽亦多赴水以逃。文躍入賊舟橫刺之。是時伏舟出賊後者亦衝賊至相與呼應。遂合力奮擊。聲震四野。賊不支。愈益擾亂。顛仆落水溺者甚眾。其登岸散走竄伏榛莽蘆荻間者。村人又摝括之。皆反手縛送文所。文至西塘口。南面坐。諸人持刀斧繩索立其旁以聽命。列羣盜於前。驗其衣濕及體裸者。多推入水中。聞或擲火焚之。其強武有力為賊首及偵探為賊耳目者。疑似間不能悉辨。死八九方是時。兵燹猶熾。民未安集。盜賊多有。故文以匹夫得生。殺之。莫有非者。羣盜就戮。率恣意以逞。或繫樹仰射。或斷手足。或截腰剖腹。血肉淋漓。極為慘酷。而觀者方恨賊深。不以為怪也。是日有一塾師晨出。露草沾裾。疑盜也。縛而焚之。頃其徒來。始知故非盜。其他冤抑者可勝計哉。是役也。盜約計五百人。自溺死者三之一。縛而投水者五之一。斬斫焚燒死者十之一。餘則散走。村堡擊掠以死。其得免歸者。不過十數人而已。然窟穴之間。餘孽猶在。聲言報復。文曰。賊來吾自當之。幸無恐。乃陳舟於坵。以待盜。尋解散。里人多其功。向所載鹽大室斤率以百計。小戶以羨減。咸五其價償之。并所入盜遺金錢衣飾。充溢棟宇。家大殷富矣。初。文少壯無室。窺酒家女新寡。有姿容。且能持門。

戶求焉不獲。至是強擁負歸。人不敢問也。時有曹某者。曾與文角訟不相下。一日出郡。舟皆夫。蓋文陰賊之也。其縱恣頗如此。方其擊賊也。當事異之。欲招致麾下。文謝曰。某一介無他。能會賊自潰散。因擊之。某何功焉。卒不就。顧謂其曹曰。吾少無家室。嘗觸法犯禁。不以為慮。今幸有妻且衣食粗給。又安能趨趨俯仰。為人驅役耶。乃大治其屋宇。華美越常。製服用器。且務求精麗。日與其曹縱博。劇飲。妻為擊鮮割脯佐之。未幾。晨出近鄉。竟為人磔殺。莫知主名。後鄉人有疾。嘗憑依馬禱之。則愈。文雖匹夫之勇。然其擊賊。譬畫區虛膽。識具見寡敵衆。逸侍勞。頗合兵法。雖其生平睚眦恣睢。然其功吾里也。殊不可掩。後歲庚子。寒山盜劫里人百餘。勒金取贖。見害二十餘人。吾友王汾。罹其難。假文而在。寒山賊或不敢至。即至亦未必劫掠至此極也。以此推文之功。固不得以匹夫微賤而概泯之。余重有感焉。故追書其事云。

周筭曰。誅殺者。生人之至慘。而刑戮者。王法之必慎也。况於匹夫。而操生殺之柄者乎。文之奮志。殺賊。真安居民。厥功偉矣。獨其獵夷。諸盜。其間不無波濫。夫好生惡殺。天之道也。天何愛於盜賊。而文之死。若隱為之報者。天之示人深矣哉。

李雲田文集序

查容

嗚呼文章至今日而極衰矣衰之極盛之始也蓋自司馬氏之亡世既遠而文亦變愈變而愈衰至唐而韓氏一振之至宋而歐陽氏一振之當是時學者彬彬然一歸於正可謂盛哉數百年以來士之務高遠者謂文章無益於身心性命遂忽而不講即有論述大抵變而語錄言人人殊並周程諸儒之意而失之矣至於佔畢帖括之子惟倖是圖惟畫是待更不知何者為漢為唐為宋甚矣斯文之不振也且有一二赫赫然自命作家者排唐軋宋直追秦漢天下之人以為遂無唐宋矣不知舍唐宋而唐宋不失其傳為秦漢而秦漢將失其真此文章顯晦絕續之際邇非震川荆川遵嚴諸子後先起而振之則滔滔者天下皆是後之人非有出類拔萃之才孰從而知之而辨之乎余束髮為文俯仰數千年而知六藝者文章之根本古聖賢精微在是志力短淺未易窺測至於包括千古牢籠萬態自成一家言莫如史記學史記必先學韓歐陽學韓歐陽則震川諸子渡之楫登之梯也日與同志數人此劇彼切期於有成顧今者紫色蓬聲餘分閭位所在多有嗚呼何衰也楚有李子雲田者人稱其能詩李子亦自謂能詩予再至漢陽李子則出文百餘首曰此予三十年苦心為之者也予為吾論定之予觀其議論醇深序事變化蓋由震川以溯廬陵昌黎而登

國朝文匯

卷十七

四

國學扶輪社印

龍門之堂與者嗟乎。聖伏賢徂羣言清亂而李子隱約著書力維斯道之一線不亂於飢寒不奪於勢位。苟使得氣行志成一代之書高文典冊抑尤有可觀者矣。後生小子不知此中甘苦徒見其兀兀窮年而訾藝之曰此固詩而狂者也。今老且病矣嗟夫彼亦烏知文章之盛衰斯人與。闕乎絕續也哉。李子集甚多將鑲版以傳。張爾公先輩刪其十之五予又刪其十之一分為二卷。

朱近修為可堂文集序

久菴朱先生有為可堂文集詩集史論凡數十卷。既梓之傳誦於世矣。今又梓其文百餘首曰未編稿。先生於余為大父行不以余之不敏俾余論述之。余惟古人有三不朽立言者居其一。然言之無文君子不取焉。甚矣言之難而文之不易也。吾浙於唐虞三代時僻在南服聲教未通中國春秋末吳越以兵爭長奇謀秘計之士乘時並出名始震於諸侯。至漢而嚴忌夫子之徒以辭賦應對得幸天子稱貴顯矣。然皆邀利取勢非有意乎立言者也。自漢以來浙之士大夫聲名日盛其負著作以垂久遠不勝數也。而千餘年之間求其言之文者惟陸敬輿一人。嗟夫豈不難哉。宋南渡後呂東萊接中原文獻之傳倡道於婺何王金訢遂為紫陽之世媿慈湖楊氏又為象山之宗子。而浙之理學始盛矣。當是時陳葉輩以著述顯於朝方謝等以唱和伏

於野黃柳吳三子。淵源有自為有元儒林冠冕而浙之文章始盛矣。蓋天地之氣自北而南由宋至今五百有餘歲而氣之所鍾吾浙獨當其盛。明初宋景濂出極理學之精微盡文章之博興一時和者如王子充學者如方希直皆能擴其氣力以相鼓舞遂成一代文治之隆。其後王伯安以獨絕之資者書講學學者翕然宗之而浙之理學文章並盛。此又一變也。其在於今先正之典刑盡矣學者苟且偷薄務為剽攻襲佻影附響隨哆然自以為得而斯文如帶之緒就從而振之。先生生當氣運轉移之會伏處草莽潛心述作世之論者以為善學韓蘇抑豈知先生有志於宋方之學而溯其淵源者乎。故其為文博而能精約而能盡蒼蒼濟濟不規一家而自成家大而帝王致治之源聖賢相傳之統古今興衰得失之故細而山川風俗草木蟲魚顯而士大夫之鴻才偉節微而閨房婦女之嘉言美行莫不燦然備列如先生者可謂言之文矣。夫古之人大都遭時得位經綸補闕光被千載先生獨以名場宿老寂寞著書為吾浙中表復古之倡蓋立言之難而其時尤不易得此余讀先生之文追述數千年作者所由盛衰而不能無感於今也。

贈別繆天自序

余嘗論東漢之興天子臨雍養老側席求賢徵車東泉巖穴相望士君子幸而生具

時不可謂不遇矣。而梁鴻之徒，牧豕賃舂，隱約以終。其身惟恐姓名之或見於世者何也？及觀其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而知高人達士輕世肆志，治亂不關其懷。至於流連俯仰之際，往往有不能釋然於中者。夫肅宗寬厚恭儉，稱守文令主，而鴻覽宮室之崔嵬，歎民生之劬勞，使鴻而遭漢季，見夫流離播遷，靡所定處，其與感更何如哉？或以謂古之逸民，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鴻既肥遯，以自高矣。乃其陟北芒，瞻帝京，怛然以長歌，豈猶有物之累存耶？不知古人所以立身處世者，不必盡歸一軌，要在守其道成其志而已。昔井丹未嘗修刺候人，以五王之貴盛，卒莫能致一。且致於信陽侯，其後吳苞以講學聚朝士，聽者若禱。蕭蕭道光諸人，或迎至其家，或為之立館。當時論者皆不掩其為高，而况於鴻乎？前卿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富貴可驕，王公可輕，固未嘗絕也。士生斯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豈必窮死一鄉，如黔婁絕焦，捐然矯情疾俗，而後為賢哉？吾友繆子天自志廣而行，愈取博而守約，大江南北莫不慕義而願交。歲之五月，自吳遊燕，於其別為述古逸民之去就以告之。若且渡黃河，并高臺，縱覽山川宮闕之勝，而慨焉以賦，又何必不如古人耶？此余所尤望於天自者也。

海甯縣海患記

海甯為縣。蓋始於吳王渚煮海為鹽。曰鹽官。兩漢為海鹽。孫吳復為鹽官。晉宋分鹽官海鹽二縣。陳永定二年。置海甯郡。隋復為鹽官。唐武德七年。省入錢塘。貞觀中。復置宋因之。元貞二年。改為中州。延祐。泰定間。潮沙為患。天歷二年。始置為海甯州。明洪武二年。復為縣。縣東西北皆桑田。南並海。去縣五十四里。有楮山。楮山斗入海。與越龍山對峙。潮從此出入。是為海門。住時浮海多。由此見有物蜿蜒。蓋蛟云。又老謂海門吐納潮沙。沂泗渟滯。咸既久。有渾如陸。潮勢求而不舒。回薄反擊。故海甯多衝決崩潰之患。理或然也。唐以前不可考。按吳地志。捍海塘去城三里。廣二丈。高一丈。長一百二十里。開元九年。重築。唐時海固為患矣。宋嘉定中。海大決。始見於史。所謂海失故道是也。元延祐。泰定間。海決尤甚。縣故有新塘。鹹塘。淡塘。范蠡塘。捍海塘。今惟有新塘。淡塘。餘埤不存。塘外沙場二十餘里。塘內牧地。草蕩桑棗園。凡一百六十七頃。亦皆崩陷。都水監張仲儀邑志作儀仲仁為竹籠木櫃。實以瓦石塞之。又奇西僧術。鑄深沙鐵神。欲厭勝之。決猶不止。致和元年。遣戶部尚書李家奴至鹽官祀海神。議作石圍塞之。又造浮園。凡二百十六。為厭勝術。後皆沉沒不可見。蓋其術可睹矣。明永樂九年。海復決。田陷一千九百餘頃。戶喪六千七百有奇。上遣保定侯孟瑛。禮部侍郎易英之。海甯祀神。并歲支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錢糧。修築隄防者為令。凡十

國朝文匯

卷十七

六

國學扶輪社印

三年而患始息成化甲午海決逼城用崇德沈函築法塘得以成宏治壬子漸決嘉靖戊子復決逼城崇禎戊辰復大決田廬人畜壞以萬計城不沒者數版而已自戊辰至辛丑凡三十四年為清順治十八年是夏大旱而海甯邊海地勢高若旱尤甚海決散入河流民僅免漂溺之虞而數百里內蕭然盡為斥國知康熙三年甲辰四年乙巳連決不止住時秋八月潮汐乃盛其來如萬馬奔騰聲震動天地至久衰歇俗呼凍殺潮云辰巳十月中潮勢洶湧暴怒坍塌塌岸齧城漫野如秋盛時蓋異事也於時大吏某奉兩臺檄至縣築塘禦海凡三年告成以去先是乙巳秋海甯再被決百姓歌之曰潮來尚可吏來殺我次年丙午沙漸漲彌望去潮益遠而塘工未竣百姓又歌曰海不揚波吏當奈何然竟為立生祠刻石頌功德也嗚呼亦可以見吾海甯風俗之厚矣

王安石賈似道論

林璐

一日之利萬世之害。聖人所以惡言利。乃自古小人之誤人家國。必以利進。其始以裕國便民之策。聳動人主。為人主者。當圖計匱乏之時。驟聞其說。媿媿動聽。舉而行之。府藏頓盈。公私並給。以為其言果可用。而不料其禍之至此極也。宋王安石言利之徒也。神宗時。開邊生事。用兵靡餉。安石創為青苗助役均輸諸新法。剝民奉上。四海困窮。而北宋遂轉卒以亡。南宋至高祐寶祐間。賈似道首創買公田之策。劉良賈吳勢卿等助之。藉口祖制限田。而實以聚斂困民。不數年而三宮北去。陵骨無存。傷已嗚呼。當神宗之世。承祖宗之積累。天下康甯。土地廣大。此時無王呂等立新法以擾之。天下當不危。南渡以後。小朝廷既不可以圖。又加以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諸姦相。繼耗散國脈。至理度二宗之世。天即不生似道。宋必亡。似道即不用事。無補於賊。獨涇江左遊魂。尚延殘喘。敵未壓境。民心潰散。以速其亡。而且流禍且歷宋而元。而明至於今未艾也。嘗考公田之制。初買之時。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是猶有抑強嫉富之意也。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又後而百畝之家亦不免焉。官吏奉行。率以多買為功。有不勝任者。知臨安府劉良賈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平江嘉興安吉常州

鎮江江陰買田皆有專官。而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廖邦傑催督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浙西六郡。買田多至三百餘萬畝。號曰公田。嗚呼。自秦商君廢井田。開阡陌。以至於宋。幾二千年。民俗習之。各田其田。各業其業。祖父以長其子孫。其間雖有多寡。廣狹肥瘠之不同。而貧不必忌。富不必藏。今縱不能舉井田復之。反一旦取民間之田。不問可否。強進於公。且從而刻減其價。石租之田。償以十八界會子四十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更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所得者。虛告。而所失者實產。雖富民不免於破家失業。夫求國之富。不令國有富民。可乎哉。然而似道之意。未嘗以為病民也。假公田以為號。買之於民。非攘奪也。每歲秋租。特與饒減。有水旱則別議放數。民為官耕者。照例輸租。非有多取之名也。屈人主之尊。以為田主。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歲收可得二三百萬餘石。賦稅常額之外。忽增此數。雖天下賢君。未有不顧而樂者。如王安石之創興新法。誠趙閱道曰。君輩祇坐不讀書耳。彼且自負其經術。作用欺世主。而有餘。豈知其流毒至於此哉。夫公田之名。昉于殷周。其時私田並屬公家。故有授田完田之制。非如似道之買私田為公田也。買私為公。則田數有定。盈於公。必縮於私。名是實非。而猶藉口於公田。執此二字。似道之罪。已不勝誅。而又為立官倉以儲之。分司以主之。官佃以耕之。莊官以督之。比

及收租原額已虧則取足於田主或內有破瘠及租佃頑愆之類又從而責換于田主民產既去而獲累無窮比諸白晝擄掠之盜荼毒閭閻殆有其焉明太祖起兵江南定天下興新政宜改矣而銜吳人為張士誠死守承元之舊以此苦之論者謂明祖開初太平壽遠大度反以私怨奪其民似不如漢高復豐故事不知似道柄國時苟不作法于涼後世人主雖極刻薄寡恩又豈能創此苛政為困民計乎故當明初公田之稅每畝至九斗八升蘇逋賦至七百九十一萬石民棄官田而逃者鄰田一佔足則執以償其賦良田皆廢而不耕宣德間周文襄公巡按江南始奏減歲課七十餘萬石其絕戶官田召佃開墾而薄其賦照民田例民命獲勉然公田之賦雖減而所減之賦仍均攤于民田凡州縣之公田其數少者民田稅輕其數多者民田稅重故至今浙西田賦輕重錯出要比浙東為加浮蓋似道變法之後四百五十餘年大害雖除餘毒未止嗚呼窮則變變則通獨利竇一開難以遏絕本朝深仁厚澤漸被四海前明江西瑞州臨江等賦多增至十餘萬蓋因陳友諒降將謾書冊籍以訛傳訛沿為定例而本朝盡豁除之則浙西田賦將來必獲裁減無疑也首者范忠貞公開府兩浙欲奏減矣顧未竟厥施而去死矣舉國傷之嗚呼後之來者其亦體朝廷仁儉至意舉數百年來未盡革之弊一旦清之毋使忠貞遺愛不獲再見

也然而難矣。

張江陵論

蘇文定云。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嘗嘗據此以論江陵。江陵在時。舉世皆目為權臣者也。當時羣臣徒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見其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誠有如文定所言者。由今視江陵。似是兩截人。觀其遂新。鄭廢遠王。奪情起復。幾於無上。觀其十五年之經濟。乘得為之時。優之以才。濟之以剛。猛鷲而立功名。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原其意。以為非常之任。必恃非常之人。能副之。舉朝因循玩愒。方且伺隙於我。而我無以肩之。則事必不濟。兩宮沖聖之倚毗。必不副。當時觀場之人。無論已百年以來。曲學腐儒。動輒講王霸辨義利。言體道用。不察其本末。而概以攬權震主相加。即起江陵而責之。必不心服。夫世廟以來。無相久矣。生非文武成康而不識救時二字。要之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亦救時耳。予以為逐新鄭廢遠王。奪情起復三者罪之大者也。其事載在國史。恬寵恃理。何疑焉。雖然。吾始猶疑之。使奪情果真出於上。諸臣且調而劑之。不宜激遠王烏得無罪。江陵不幸而諱。其尺籍得以私憾奏。然乎否乎。逐新鄭是矣。闕宮之變。或出保之。殘刻江陵與

新鄭無深隙。既去而中以赤族之誅。必不忍揆之天理人情。必不至此。此三者。吾之所以疑也。雖然。我甯信之。豈惟信之。將以責之。此其事姑未辨。洪武初。罷丞相。以五品殿閣加孤卿名之。曰閣臣。夫閣臣。詞臣也。分其任於六曹。而職司票擬。其不賢者。竊一人之鼻息。以張威福。如城狐。如社鼠。其賢者。官中府中。斡旋調劑。上一閣揭。四以片言。而相之職止此矣。功可以竊。而罪可以誣。莫閣臣若江陵起而憂之。欲舉相職。其進直解。進大寶箴。進帝鑑圖。欲天子敬學。進皇陵碑。進寶訓。進御札。欲天子法祖。裁進奉諫。營造。欲天子節儉。引見賢能。欲天子知吏治。圖百官於御屏。欲天子體羣臣。請大閱。欲天子念邊防。蠲通賦。欲天子子庶民。絕餽遺。戒請誦。欲天子知大臣法則。小臣廉。不甯惟是。當江陵官翰苑時。即志期公輔。四方輶軒奉使歸者。必往為造請。輟迹所至。戶口阨塞。山川形勢。地利平險。人民強弱。一劄而記之。肅皇帝二十餘年間。彼親見貴溪。分宜。交相齟齬。而邊備廢弛。天子縱有所誅殺。卒無成功。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綢繆牖戶。措意邊防者為至。江陵非直相也。而直以相將將。故南北守禦。百粵滇蜀。必付託得人。將相能効力者。量其才。專其責。濟其瑕。勵其志。鼓之以爵祿。假之以事權。凜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責之以膏效。數萬甲兵。藏於胸。而指揮乎數千里之外。虛懷咨詢。削牘星馳。嘗有數什佰相君。貫乎將士之心。而戴乎將

士之首戰勝攻取代為奏稿當以某事咨稟功成凱至又諭以朝意當以某辭入告某策善後勇法強狩進退疾徐洞若觀火邊吏奏記政府命之親書以毋泄機宜又必命其書銜擇其重大數要者一一陳說於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識其勞苦知其姓名故能縛大勳殲羣醜以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殞而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此江陵所為舉相職也用能不遺餘力以綜庶務由是而嚴清丈重驛遞度河工疏餉艘詢水利飭學校覈名爵辨職掌久視為具文者按實行之攬權震主之外世所謂益之以操切者也諸葛君曰願陛下責臣以實效不效則治臣之罪夫既已有實效矣兩宮沖聖知之舉朝知之而其心未必知之方其柄國時睽睽致書賢者辨明心曲以為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既已肩其任矣吾欲貽沖聖以安不專必不一不斷必不成十年之間兩宮沖聖享其逸江陵處其勞兩宮沖聖任人則逸者也六曹大臣陰其逸猶曰侵官乃委瑣齷齪者畏之有力無膽者妒之清正拘牽者非之畏難者怨之迎合者譚之道學者忌之深文排詆者疑之蜚語喧騰且曰江陵將反而欲虛心衡斷其功罪也胡可得哉雖然江陵三罪不可以不辨禁禦何地而奸宄得以闖入親藩入議而大臣不為援請時際晏安而金革何以變禮即欲曲為文致而罪已不容違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國之心而雜以一切吐棄之意宛

似權臣所為。嗚呼。江陵直駢耳。愚耳。吾猶有說焉。宰相為天子統百官。如裘之有領。門之有闥。船之有舵。宰相重則朝廷尊。百務舉。宰相輕則朝廷卑。事權雜。有明二百七十餘年。惟江陵能識此意。而罪不足以蔽功。厥後江陵歿。而詆江陵者。非惟自輕。而卒以誤國。廟堂諸老。委蛇無建白。而使神考。輕宰相。惡諫官。燕安無忌。曠使四出。宮闈挾龍。九列無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患。帷幄無謀。平壤封豕。辱國病民。以門戶籌邊。以朋黨任將。道學呼朋。僉壬引類。紅旗督戰。經撫不和。一誤再誤。宦寺乘之。而國不可為矣。思陵之季。撫髀思江陵。巧於固位者。即貌為江陵。以欺主上。納賄鉤黨之外。無政事焉。中原崩裂。使天子降座。而揖閭臣。吾以為後之人。可以恕江陵矣。

重刻文丞相集序

此有宋廬陵少保右丞相信國文公之集。而錢唐後學林瑄為之序曰。嗚呼。公豈必以文章重耶。某過廬陵。道出公祠下。輒徘徊歎息。未嘗不惜公之志。悲公之遇。倏懸公大節。以酬宋養士之報也。孝宗朝。永康陳亮直言對策。亟以復讐請。至光宗始擢第一。當是時。偏安未久。徒嘉其言。而勿能用。傳至理宗。藉元滅金。方告廟飲。至幾忘元之噬宋。公是時。扼腕對策。豈欲以空言博上第者耶。浮沉中外。卒未獲大展其才。至德祐。始將兵入衛。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更上分天下為四鎮。敵不難却之議。而朝廷

不報。未幾奉詔如元軍。而三宮北徙矣。公聞關浮海。崎嶇閩廣之交。片土圖存。明知無濟。獨以百折不磨之身。將羣羊以搏虎狼。嘗灑涕告人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吾庶幾以身殉之。作天下忠臣義士倡耳。當公之見執於五坡嶺也。身為俘。國視死如歸。元之將重公禮。公之君若臣愛公慕公。改館公。獨宋故臣留夢炎等欲死公。夫元不殺公。公必不愛死。留夢炎忌公死。公視之與愛公等。乃百世而下。猶曰此非元殺之。而故宋之宰相殺之也。其視王炎午之勸死。何如哉。廬陵人士習公之節義。讀公之文章。俎豆於鄉者已數百歲。迄於今。兵燹之後。懼遺其澤。滅復梓以新之。嗚呼。公豈必以文章重耶。泰和郭青螺曰。公衣帶中八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然則州人士之梓公集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揚清祠記

揚清祠者。何祀鄉先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麟。而建也。肅皇帝時。御史唐公鳳儀。採少保胡端敏公言。忠莫如唐褚公。清莫如明王公項公。異代同里。乃樹坊於里門。曰忠清。置二公木主。附褚廟。以祭。學使孔公天允曰。二公生同里。接武同朝。宜專祠與褚公同表。曰揚清與褚公異。在首輜軒使者。激揚風教。其勤且慎。不苟同如此。嗚呼。古稱鄭公鄉。高陽里。胥是意也。歷今百餘歲。雖國家代興。未嘗不崇忠孝。尚

廉節鄉先生歿而得祀於其鄉。居斯里者想見吾祖吾宗未必不望衡聯宇。勳節高
風於今為然。前賢之失傳。後人之羞也。幸也。里中父老猶能舉其名也。按王公始以
孝廉事文皇帝。自學正擢御史。再陟外臺。領山西學政。備兵川東西。視項公位不為
為不顯。服官三十年。不為不久。卒以寒餓死。余嘗咨嗟歎息。當太平盛時。跡比首陽。
意必戮刻自處。好名為甚。願令里中人悲縉紳以餓死。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
乎哉。及考其行事。寬仁平恕。活囚至七十餘人。誘掖多士。無峻容倨色。行部蜀中。盜
賊解散。類如此。然後知公之守己為極嚴耳。嚴則辨義利於細行。無論却餽。遺辭廷
賜。甚至黃歷一冊。義無重受。相傳公絕糧久。夫人出耳環易粟。詰其由來。若將浼已
者。亟起墮諸河。給夫人曰。是贖物也。以故遂不得食而卒。潘臬賻金。殮焉。明興以來
未之有也。項公生平不少概見。端敏去古未遠。其言不妄。王公苦饑。項公亦苦饑。王
公有室廬。項公無室廬。晚年。御史某為闕地。誅茅居焉。嗚呼。惟王公能却天子百金。
惟項公能受御史一屨。貧窶家居三十年。項公不效王公。而清與王公同。冷曹郎署。
當景泰天順間。時勢紛更。較之文皇時。臣節稍媚矣。吾讀其應詔陳言一疏。未嘗不
凜凜也。其畧云。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以圖苟免。不知
節義廉恥為何物。宜正典刑。以訓有位。夫李賢王翱賢者也。公親與同朝。必有以洞

悉其本原。而侃侃形諸章奏。公之立身。益可知矣。以視褚公。為忠為清。皆臣極也。父老生具里者。亦與有榮焉。是為記。

陸忠毅公傳

公姓陸氏。名培。字鯤庭。號曰部婁。始祖彥端公。自汴州扈蹕而南。十三傳。至公。父吉水。公俱為錢塘人。公同產兄弟六伯。曰圻。曰圻叔。曰圻與。公先有聲。公兒時。即尚氣決意。或小許。輒流涕。誓死。母表及大母。絕憐愛之。既長。兄弟名益著。與巽東雲間。倡道東南。陳給事大樽嘗曰。某與陸氏交。同孔融在紀。釐間矣。公十六補諸生。十七娶婦陳。十八吉水。公方釋褐。初授永豐令。豐多逋賦。吉水公伏闕上書。請蠲租。然後到官。公大母樂里居。吉水公留公侍養。諸父強之行。曰。豫章多才。可求及。讀書官署。兄弟以書下酒。蟲飲。暢辨聲徹垣外。擊柝者遲鈴聲。漸聽。歲己卯。歸赴省試。舉於鄉。公歸拜大母堂下。喜曰。汝父汝叔歌鹿鳴。如昨日。吾年垂八十。猶見汝成名。國恩厚。勉之。明年公成進士。大母卒。吉水公徒跣奔喪。公亦需次旋里。又明年辛巳。吉水公歿於南。徐公曰。行數百里。跪樞前。呼號動地。手自搏其額。額盡腫。更以齒齧臂。血肉淋漓。與淚俱下。左右莫能仰視。公平居杜門。讀書。與同郡名士。摩切為古文辭。交徧海內。而好引掖後進。即負才未登公門者。一郡中。恥與為友。公才高。早逸。手授峻嶺。嘗冠我。

冠紗覆肩背然性好面折人過居恆議論風生無所屈撓邪惡者見公輒屏氣噤喘
逡巡避去御史中丞潛夫陳公偶忤於俗公移書疾之同年生姚公奇允勸止公公
弗善也嘗與陸君驥武客秣陵弔方正學墓及徐常功臣廟歎歎久之客贈陸君弓
矢陸方賦詩公歔然曰神州坐視陸沈某鹿鹿無所樹立以君之才當上馬殺賊下
馬草露布差快人意坐逆旅日讀史酣飲經月一夜覺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
引長歲甲申逆閹犯闕北向長號思攀龍鬣其婦亟止之曰君素稱讀史不聞晉宋
間事乎猶有待未幾赴建康拜行人棲遲冷暑十月副熊給事汝霖持節祭淮藩熊
負直諫聲與公談時事益扼腕明年乙酉亂兵潰江上公兄弟奉母居鹽官公命其
子繁招從省會驚然公遂避入黃山之桐塢經友人陳君廷會居握手流涕曰行將
別君陳君欲止公公曰即死無益國家聊以塞責婦飭左右守公公笑曰死豈可復
生乎吾母春秋高當避桃源抱犢耕矣闔戶自經為客救免又一夕晨起呼紙筆冠
帶北向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襪繩授二僕再拜笑語之曰若屬知乃公意可
便相成遂上大床坐從容就縊而卒凡上書三函一奉母一遺兄弟一別故友計公
成進士凡六年年僅二十有八而死婦誓死從公自櫬墜地若有神持之者又餓經
旬不死姑表語曰是天欲生汝也遭天不祥乃不死公死未逾年陳給事就縛復奮

身沈淵死御史中丞陳公笑携妻妾赴激湍死熊公入閩鄭逆忌公沈於海與子俱死遷客自海南來云姚公奇尤自刎其頭死笑嗚呼如四人者可稱公死友然同郡王別駕道煨聞公死亦死江東贈公益曰忠毅而不及道煨董戶部守諭曰兩人同死豈以道煨非進士耶乃得謚卽愍云

林璐曰公母初娠時夢神人羽葆鼓吹從雲際直墮入懷始生公公少時丰神英毅博學擅江右公文成四方目之曰西陵體及登賢書于太傅忠肅入夢與語語甚秘世莫有能解之者沈君鼎暴卒而魁見公與某某方副冥司如王新建故事嗚呼忠孝人極也惟不愧乎人斯乃可以為神烏足怪余故傳之以備修史者採擇焉

司理溫公傳

溫公名以介號寶忠相國體仁之族弟也丙子舉於鄉吏名璜成進士官欽司理公幼孤自襁褓至壯皆稟母教母著家訓數十篇比顏柳母死私謚曰節孝太君凡歲時伏臘或災祥水旱為文告母歲子已大襍斗米值金一環羞稽覈為糶救恐母驚九原又為文告母公館於相國最久閉戶讀易語執經者曰聖人且韋編三絕矣研精費思作易學總論及羲卦圖說行藏用舍悉本於易相國在經筵每進講必先詔公平臺召對多稱旨公曰主上英明思撥亂行相兄矣頃者加意江陵郵典凡知之

乎主上察如神者而廷臣猜忌如江陵時較甚。公為剖晰易理倚伏消長之幾。古相臣之事。惟乾三四爻可當之。餘卦皆季世君臣事耳。三四兩繇。不出危疑二字。而疑甚於危。兄盍預籌。諸未幾果爻立。與雲間義興嘉善吳門相終始。中間互為是非。互相激排。凡八年。公告相國毋隘毋疑。相國雖未必盡從。公還里。相國猶問訊不絕。心重公卓識云。自丙子三上春官。癸未始第。明年帝崩於煤山。公痛哭北向拜曰。小臣璜。大行皇帝所齋後而登也。不能執干戈衛社稷。使吾君蒙於難。生不如死。已而司理欽州。稱畿輔重地。頗聞建康事。歎泣下曰。已矣。繕甲兵為城守計。大兵雲集。力不支。公集家人告之曰。吾老矣。幸生二子。吾將從節孝地下。命蒼頭抱持去。庶幾續先人祀。城破。公拔劍殺其婦及妾。更揮劍自刎。喉未斷。吏卒哀之。傳以藥。公怒。手爬搔去之。創甚。七日而死。

林路曰。高麗寺僧止水云。公平居寬厚。貌似長者。未嘗有疾言遽色。死時勇決如此。公同年生關公鍵為予言。公與相國最友于。如同懷兄弟。然始終無幾微攀援意。年老服官。屢懲訓不少衰。嗚呼。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哉。公二子郊瑞。祈瑞。良父遺集十二卷。藏於家。

沈長公傳

勝國亦有沈君齊賢者字寤伊錢塘諸生也。髫年讀書以尺寸計。執經問難師為屢。訛既長慨然以濟時為己任。然性峭直語不合。輒詈其同舍生。生目之曰禍生君曰。固也。君等便如曹蜆李志父病刳臂肉療之。弗起。慟幾絕。嘗送賈棧水被盜盜故嘉禾。汎舟也。盜欲殺君。會杭李官舟至。援以免。嘉禾郡丞阮盜且為盜居間。暮夜餽君。金君不愛。久之分巡浙西者曲為盜讐君。移牒褫君儒衣。君抗辯不屈。李君故持平者。卒直君。丞以譴去。一時司刑者目君為強項。生時流寇充斥。震及鳳陽。寢園江浙騷動。治兵者議登陲。君笑曰。寇未至而勞民。吳益流涕。上書開府。謂餉不知措。兵不知用地。不知屯民。不知恤。東於具文畫界而保。以聽寇之蹂躪。可乎。書入不省。君憾憤如家事。常被酒入神廟痛哭失聲。同行者駭而避去。越二年甲申。思陵殉社稷。君隨鄉搢紳後。哭臨三日不粒食者經旬。復私立木主於里社。朝拜畢。即伏地哭。署其楹曰。臣身誓死。君讐必報。社故有雷神。掙捕可畏。君怒目叱曰。汝亦當為國捍禦。徒金睛亦髮。驚里媪乎。閭巷小兒環視而笑。君起逐之。一市人皆以為癡。家人勸君飯。進肉。怒曰。此豈食肉時耶。更以惡草進。家人瞞君若遊。喉不能下咽者笑而去。君不時悲啼。客或阻君。君曰。毋阻我哭。哭竟當自止。會會稽御史大夫劉公至。君亟往謁。扼腕論時事。聲淚俱下。諸儒咸白冠環坐。一生忽私語曰。黃巢朱溫。忍亦天命。君真前

奮拳殿之急逸去乃免一夕客假君舍會食客故以賞雄鄉里者君笑曰丈夫當散財為國家效尺寸吾視若曹園豕耳拔壁上劍玩弄起舞劍光與燭光相射怒指四座吾當盡取若首自刎其頭以酌若客驚懼匿几下或逃溷廁以免鄰或偶語恐君知相示以目先是前數年督師汪喬年發闖祖墓墓有燈檠火尚熒熒不息屍骨腦後穴一赤蛇飛而走迎曰吾氣者三復入墓發而殲之君聞之喜曰滅寇必矣及甲申難作君語人曰前言豈妄乎當再俟之已而南都立君歎曰江左敬仲安在彼獻策闕下恥以口舌得官遂避迹皋亭山下乙酉闖入九宮山謁元帝廟神擊之仆地為村農所斃君不知也丁亥北來客過君道故君躍起曰神能報君讎乎吾少時期為張代州今乃不及吳門許秀才吾其死矣寢疾數日執弟之手曰吾孔孟一絃尚在語不他及聲有餘動而沒

林路曰予過君里中父老指揚清祠云此即君置木主處也猶咋舌媿笑曰此豈古所稱狂者也君壯歲本河圖大衍而旁及兵法天文律呂著書三卷書成生子遂命名敬圖其意深矣

草薦先生傳

草薦先生不知其名字氏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鐵冶嶺經歲不出戶一日偕

客訪其居童子曰方卧薦上未敢通曰移晷徑披其帷聞其無人已而床上有聲聲或
 覓唾壺狀始盤旋下床立帳啟露薦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來先生裹瓊情加以布
 帽帽束悅望之頭上長二尺許坐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鎰袖臃腫手不得
 卒把杯三人擁爐坐望其床薦高於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簾夫床高五尺耳受薦
 二十八簾簾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卧止二尺餘坂而上如登山偃而下如墜谷勞
 矣無何先生醉又上薦卧蔡上詩文高與薦等與客竊而讀之似不從人間來客大
 笑曰昔司馬子長好遊故其文日益奇乃公踞踏戶庭固以薦上得之者也先生踞
 薦不得坐忽下床曰客慮知我我束髮以還久月御夾衣客至喜對薦以飼馬客去
 徑上床卧又素好遊醉扣舷歌或墮水濕衣冰浙浙衣上不知寒而日與名公卿賢
 豪長者相把臂先生昔遊雲間識彝仲夏先生及令子存古遊越師事念臺劉先生
 與李官大樽陳先生又識世培祁先生文學王懸趾先生吳門則交葉君聖野雪苑
 則交侯君仲衡毘陵則揮君遜蒼豫章則王君軫石于浮屠氏乃與南屏豁公久遊
 先生又曰嗚呼自吾遊至今三十餘年矣今其人皆以逝故鄉好友自陸大行鯤庭
 殉國死諸君子三十年間或出或處意趣各殊然南皮北海分曹賦詩歲歲修禊事
 以為娛樂迄於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髡頂為僧者有小草坐寒瓊者

有起以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糊口四方金盡表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吾老矣猶得卧薦上迨季秋輒益薦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慎無言吾又將卧于是里中人咸呼曰草薦先生云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黃古錢塘人

臨海馮氏雙節傳

節母姓陳氏名珍字爾玉諸生馮元鼎之妻也父名學易官河東驛使歸節母偕元鼎奉養十餘年節母年二十九元鼎卒踰兩月舅痛子死亦感疾卒馮世仕宦皆廉吏節母拮据治兩喪歲暮盜入室節母趨樓下盜以挺擊人中節母腦流血仆地羣婢掖之避節母忍創伏柩側不肯去而家益落矣節母幼能詩嘗元鼎之存也閨中唱和清心玉映有林下風騷雅大故手幼子紹祖呱呱而泣長繩祖年十歲次繼祖年七歲荼苦三十有一年臨疾不肯問醫藥曰夫死稱未亡人行將見夫地下豈更求活耶獨繼祖早天撫孫甦甦成進士十三年與新婦戴節母同日被旌戴節母者繼祖之妻而陳節母之子婦也名唐儼字伯音陳節母既孀居延明經戴景霞誨繩祖繼祖肩隨入塾迥異常兒乃以女字焉比成婚甫三載繼祖以痘卒生子甦纔數月耳從祖爭財攜甦節母抱甦泣曰吾之生也如敝屣徒以馮氏一塊肉在陳節母憐之甦能言即投書膝上既就外傳不能供饘粥甦憐甥遷節母郡城市宅三十

金更鬻簪珥貸於農歲歲進子穀以餬口節母念姑時時命甦以履烏甘旨進未嘗不涕泣陳節母亦泣問新婦安否若安得餘而繼繼如此甦成進士歸拜母堂下節母泣曰汝尚記祖母授書時乎從子宦滇久及謀歸中途寇作以偽檄阻回憤恨而卒卒年六十九距夫死蓋四十六年云子甦官至少司寇

林瑤曰馮氏兩世節婦在戴淑人為尤難姑雖弱一个尚兩子侍養乃至抱半歲孤絕作巾幗程嬰詎料有今日耶婦人立身莫大於節世知有夫死而節見未聞有夫存而見節者戴淑人家居時孫永年方娠身與馬中翰婦有指腹言其後阻亂成婚彭氏馮氏女親見永年佻儷旋黑猶守貞不字彭孺人賢之請於舅姑迎歸同室嗚呼若馬婦人真能以節事夫者也當在滇時永年有姊曰柔婚於何凡八月而婿文弢客死撫遺腹子曰柏臺至十歲始攜歸拜舅姑聞者亦為泣下細常節義卒於一門牽連書之以告天下之為節母節婦者能以生死存亡而不易其心則幾矣

來烈婦墓銘

臣無二君妻無二夫經世之大防也世衰道微若可鋤而去之以委蛇於其間而人類幾乎息矣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身為君有則委其身以事君猶之守其身以事夫臣道也亦妻道也蕭山烈婦姓來氏父曰逢期許字西陵諸生沈驥烈婦喪母甲

申迎婿結禱明年乙酉江上大用兵烈婦家長河聚族謀曰冠山可避相湖可隱烈婦方娠身不果遷明年丙戌父婚欲避會稽龍尾先行謀萬舍而烈婦已舉子五月三日王師渡江濱兵滿野烈婦與嫂何氏艤舟於門不得出急語嫂曰名不可淫身不可辱吾與嫂魂魄登冠山望夫歸矣呼婢玉蘭汝若無恙可坐此以待爾主抱幼子而泣急牽嫂衣沈湖波深處越數日驪微行至湖口見故時婢臥渡頭告以故浮屍水面兩人猶聯袂也裹布被掩於土穴明年丁亥遽入和局尚如生兄哭其妹父哭其如夫哭其妻道旁過者皆為泣下嗚呼臣之事君猶妻之事夫說者謂臣不敢不忠乎君猶之妻不可身辱乎夫然吾讀史至受禪勸進自黃初作備延及五季罔知臣節未嘗不歎息痛恨於若而人也史稱陳江總隋裴矩晉馮道之三臣者為醜婦所羞然則婦之身可一辱乎有明末遼朝紳婿關即棄妻廟而醜聞越甲申朝紳迎關即背思陵而醜聞卒賴王朝一雪君仇何圖二女子同心自矢甘效汨羅以潔其身乎越三十有餘年其子世楷請於父曰男為人後母氏大節幸哉邑乘家前片石非林先生無以銘吾母者銘曰

天崩地折青龍木猴天壘飛來再納薰藉迎鑿畫錦兒戲浮瀛市人節度田父兜蓋豈無謀國眾口咻咻宵人竊柄覆車相侔誰謂巾幗大節是求身不可辱重於公侯

國朝文匯

卷十七

山推石斷寫結雲慈湖清池二女翱遊凡百有位鑒此清池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春秋書法辨序

王 埴

古聖王之治不可得而見。見於康衢之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當此時，何取於言。執至命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別於禽獸，乃始有五常之訓。天下萬世之人，遵之則治，背之則亂。治亂相尋，治常不勝亂。後聖憂之，揭訓以為經，繼起之賢，因刪定贊修之，後求其說以淑於身，即以其身所證而還以說經，於是乎有經學。天下萬世之人，未必知聖賢所憂所證也。君師教於上，則下罔不承習，久志定，至今家傳戶誦，有若布帛菽粟，然以為之循持，宜眾志之定於一。乃才智之士，往往多瀆於倫常之外者，上以得士求下，以進取應上，以祿位旌其學，下以富貴快其私，不復知經學本以明倫，相與顯然悖之，而無忌嗟乎。有志之士，欲起而救之，非置身倫訓之中，大揭聖人之經，辨明其學，以指其歸趨，豈更有他道哉。六經皆明倫之典，春秋因事著義，於日用為尤切。自王公以迄士庶，無一非春秋中人，即無一人不當知春秋之義。蓋春秋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崇明宋先生子猶憫斯世之橫流，欲盡抒厥義而有所不可，爰取弑君一例，即三傳之言，詳其始終，摘其淆誤，以還經旨於無蔽。夫聖經如日麗天，本無待於傳。春秋之教，屬辭比事，三傳以事得附經而行，後之學者，因經以徵事，因事而信傳，疑經胡不思左氏班在孔門，公穀受經于夏，三子之言，期於翼經耳。當

夫子筆削時游夏尚不能以一辭贊乃敢致疑於經。妄生意見務新一時之耳目。豈獨聖門不容。且並得罪於三子矣。春秋大義公天下。學者當篤信於經。則事之曲折盡為大義之所在。有其事而不必可據者。吾斷之以義。無其事而可定其業者。吾斷之以經。或信或疑。或隱或顯。莫不有微旨存焉。蓋一語一事。一義一聖人微旨。不必盡在此。一語苟能合一時情事。比而求之。則微旨出矣。此讀春秋之法也。宋先生敦倫一行。患難弗渝。不愧春秋之賢者。其辨絃君書法。為條百十有九。以詳三十六君弑事本末。事詳而當日之情。與書賊之外。書國人書國書卒。書盜之微旨。就常情而推論之。無不曉然。若出於人人意中。雖其間例變情殊。無不以復讐為義。就君臣一倫。以槩夫四倫之際。先生說經如是而已。嗚呼。若先生者。是真能以身為教者也。首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餘條。朝廷有大議。遣使就其家問之。今之治春秋者。不乏人。試徵其行。誰為無忝倫常者。使其以春秋斷罪。能免於虜封之對。而無發觀者之繫乎。唐虞之風。不可企矣。吾意有願治之君。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起太學。建辟雍。以更老尊先生。先生為之陳三代之治。析義利之源。成天下之人才。正千古之學術。使六經高於中天。更無有不可盡之說。此固海內身於學者。願樂之所同。蓋不獨予與先生之志也矣。

黃山遊記

博厚高深離奇峭拔險仄詭幻秀冶幽折山之神理也得三足以表名區得五足以
說海宇。至於備眾美以為觀而益之以雪瀑風泉瓊枝鐵幹處處成賞者吾於黃山
見之。山高九百仞。旁連幾二百里。北宣而南歛。歛之二隅曰雲谷。湯院。宣曰翠微。松
谷為峰三十六。而天都為之冠。峰有各源。巖洞數十。朱砂一泉。尤為超軼。自唐天寶
間。靈閔始抉。宋元以還。稍見篇咏。然或得其一端。或擬其膚。蟻大體之全。付之猿猴
跳擲耳。萬歷中。普門老人。以大士願力。鑿空表異。遊者始無息心崖岫之恨。予以庚
子八月。偕漸江老衲。入自湯院。澗流瀲灩。天都插霄。青巒紫石。少嘗饒目。而神已躍
然。天際矣。既得湯泉。解衣而浴。縛石錯前。晶砂布底。貫珠蟹眼。粲然上發。芳鮮清逸。
迥異他泉。泉之溫者多伏硫。而此獨為硃砂源。其最勝也。崖間冷泉一綫。射入不混。
以自受之。沁快心骨。此湯君現觸境圓通。恨古今無人酬對耳。泉外澗流。即白龍潭。
之委潭。以色勝。空青幻碧。無以喻之。若雨後披騰。何地無有。潭之上為藥銚。淺激可
喜。又上為藥溪。又澗而上為丹井。澗石如規成也。踞丹井之澗。為虎頭巖。為醉石。而
鳴絃泉。淙淙壁間。亦自幽絕。沿藏舟壑。再折得桃花澗。石梁架烟空。桃花峰駢攢。掩
映。自是度嶺去。則雲門外峰矣。返宿桃源。押浪閣。閣臨潭上。雷濤撼枕。通夕不寐。晨

起上慈光寺。拜普門大師。塔寺左木蓮花一株亦非塵中物。自塔後壘磴而上。叢木森鬱。天光全移。穿樓其中。但有紺綠。如寒魚泳。折折不盡。予笑謂漸公曰。我輩如是。不知誰為濛上觀。且作山靈供養可也。少息。觀音巖。再上則龍翻石。椽盡天開。得仙人峰。峰頭二石如老人對坐。捷步躡之。朱砂峰直履間石齒耳。遙見天都之半。奇樹遮空。古松前引如導。以次接肩疊躡。相沿絕壁轉而右。一石如大士巾。立松挺其掌。若俗稱楊枝類者。詭矣。巖亦大兒戲矣。右折石壁由小心坡而進。得怪松曰臥龍。石削女牆。引根附蒼。滋石之髓。悍其天矯。不覺歎絕。過此徑益陡迫。斃甃無巘可抵。指趾相輔以度。徑窮入石窰。梯而上。若出井中。即文殊院。左天都右蓮花。蒼然天半。羣峰腋侍。坐石臺。如觀項羽。逼章邯。騰倉羅。紫病骨為壯。遠峰萬壘。羅拜於前。正諸侯跪謁時也。暮色已合。漸公猶卧石上。不忍去。是夜宿文殊院。蟲鳥聲絕。理夢幽寂。破曉漸公呼起。觀雲則朝曦已挂。連頂少馬紛披。走絮全輸。外谷明淨。凝平。踰時不能晨風。忽起。舉若波濤。浪未盡。鋪臺下。一洗十年塵目也。自院右趨蓮花峰洞。在其後不及探板。僂陵蹶以杖為命。鵲嶺數百級峻而不險。再閱升降。始至峰下。披一力以登石。反無銜塊。怒躍起。層層環出。下臨絕壑。予以久病。斯愈。初不討奇險。至此目集股慄。決往乃壯。身為石靈。入罅復出者數十迴。盤每一憑視。尻踵接。歎。碣有廢

庵曰蓮的庵上再轉險愈酷石忽中裂一弓許以木架之度此稍折即絕壁或梯者
二摩膝而登始躡其頂梯半朽懼不敢上聞其上有香砂遠為三嗅而已回顧蒼峰
巖然履底惟天都巖峙若猶俯對其如身非猿鳥不能緣壁排虛以造之有不得不
移尊於蓮花矣雲梯斗粟絕恃一失足即歸無底道蓮花溝穿石弄而上為大悲頂
西進數折迭轉平岡為煉丹臺蓮萼展之而軒轅容成翠微疊嶂芙蓉仙人掌雲石
淋諸峰紛然雜立供給左右椒香纈錦五味如珊瑚盈谷懸崖觸目皆貴遊者於此
得平穩消受目暢神怡而去左後海為天平石下瞰獅子峰巔屬凌空果具全力經
獅子林聞鳥聲亂奏如笙簧意是烏鳳之類有謂遊者時聞峰頂仙樂豈即是乎左
登始信峰兩石分削略約而度接引松揚枝待客過者忘險峰頭敗板有寒江子獨
坐題名擾龍松傍峰竇異蹲石舞空乘風欲去壑競眾美語狀不得口腕兩窮但有
叫絕使予足目未親縱巧語萬端烏能盡信哉降而左為石筍石奇秀絕倫散花臨
對之劃青天數十道矣日已下春急走西海門落照明霞于巖煥彩得未曾有是日
陟降幾四十里一飯之後遂不知餒憇明庵僧以茶果相勞坐定而疲始劇信乎尤
物之移人也次日微雨僧謂白沙嶺山君為政陰霧中決不可行飯後僅一登西海
門枝斯延喜無非珍異貪目快心去留莫可再伯晨霽則寒風砭骨披緘尚猶凜凜

從飛來石達光明頂蒲團松偃其趾詭異天成為一瞪立頂居蓮花之背小岫聚如
萬莖曰九子也顏蓋沈於天末曰匡廬也練帶鋪而不定雲氣時欲掩之曰揚子也
白嶽片嵐亂山寸綠兒孫臺隸紛擾後先廓廓之觀舍此更何問哉下奏雲谷計里
二十出入層壑如少年作新婚別步步回顧至兜率庵品眾峰一聚又如良友相陽
關自後但望旌竿縹緲而已白沙嶺脊虎跡踰盤大腥風逆人毛骨皆豎仙鎧洞近
其側不敢復問芒草掩蹊叢叢佐之以袖擁面而行前後不相覩數步一呼如此五
六里躡澗出谷始為擲鉢庵即雲谷也噫始哉庵面鉢孟峰兩源夾之澗中亂石礪
礪大者數丈涓流鳴西亦殊有致時當秋涸雖未覩舞雪拖紳想其壑邊弗遠之勢
必雷驚海動無疑萬壑奔濤作如何支遣也九龍潭綺影全收沈碧數掬耳聞道遠
溪亦涸遂不往三宿庵中再入桃源一浴而別計日者六歷峰十餘後海荒寂惟慈
明石鼓二庵遊人不能久住松谷一路堙塞無從問道且多虎豹之虞僧言有龍潭
五六古藤甚奇諸洞多可觀布水雲外一帶蒼鬱特甚翠微西臨孔道憚於陟嶺亦
俟後期盡付神遊讚歎耳僧又言夏日雲滿海中忽湧泉若柱破雲直上須臾遍兩
峰頭而義馭皓然無翳亦一奇也春時合草秀清異卉多不能名峰間翠鬣寸寸皆
有喜色而雪月尤為奇絕然靈竊遂徑凜冽刻肌皆非所宜惟秋爽堪遊恨予不見

月耳約略此山如紫雲堆空巨靈以鐵帚掃之神斂鬼迹莫可倪黎前海巖峻尊貴
後海靈說森奧以文殊院為眉目煉丹臺為肺肝青巒紫石雲外翠微紫雲飛龍仙
都上昇皆具衣裳劍佩光明頂則切雲之冠雲門桃源其外戶也鐵骨枝椽別開神
貌亦奇亦正無峰不熱武夷具體而幅帽減五之四台蕩宏拔而膚倍之第不識
匡君何如其雲以鋪海為異而石間松上雨後旭前旗擁孤征變幻萬出似有造物
主之者松受雪枝皆仆結鬣平如割斲不勝雪則虬屈怒漢故多奇詭石理粗厲不
潤若大才作經國文章但標神骨而字句工否本非所計故或羣拔為林孤擢為柱
如堵如削不麗不附而藤樹之蒼蔚紫氣之蒼茫又非毫端所能點出當其躍虎嶼
積受趾不浮似招游客以盡其奇砂滑如珠又若拒客而留其縕均足賞也昔吳古
梅諸人遊此山不火食者三日至今豔其清狂予輩當表靈闡秘之後不能盡探厥
有良用深愧昔人矣是記也非足以記黃山聊以記吾之遊黃山也如此

程孝子傳

予少時則聞族長老稱說巖鎮程孝子云且曰吾甥也迨晚交密谷始知為孝子子
孝子之母嘗予族王姑密谷述孝子事未嘗不泣下浪浪懼齋行無聞也予因質之
巨史所載孝子合葬兩世墓銘而為之傳孝子姓程氏名士章伯達其字世為歛巖

鎮人生未識父。父嚴註以太學生擇鹽莖開種遼陽外。未幾卒。所交馮都司者。異之高。達子所。付牒守焉。命蒼頭識其地。而歸計。於時孝子生六年矣。母王得計。慟幾絕。孝子亦踊絕。如成人。其祖拊之曰。兒至性如是。他日歸骨有望乎。蓋姑語慰王耳。孝子聞即輟哭。瞠立問遼陽道人。噴異之。殿後母一哭。孝子輒數日不止。母欲發聲。而孝子已顛頓不任矣。母用隱痛不敢泣。恐傷孝子。孝子則時時察母眉睫。為野哭。聞者皆歎為天篤。云。註故個儻士。拔奇走萬里。將以功名奮邊塞。絕不為家室計。註既歿。一老暨王相繼歿。世案如洗矣。時孝子年十二。託孤族父。聞人君房氏。君房多豪舉。而性乖僻。孝子稍長。揣懼不立。王前已為聘。鮑氏女。既受婚。乃辭君房去。謀之比鄰翁。將為父歸骨。翁語孝子。遼陽八千里。徒御風而往乎。因言之方。司徒任子以巽而授計焉。以巽心重孝子。嘗語人。吾當成其志。孝子用是依之十四年。清夜飲泣無間也。適以巽暴卒。孝子大慟曰。天不欲吾歸父骨。而奪方公乎。吾所以忍隱歲月而苟人世者。凡為吾父故。公既逝。吾無以生為矣。巽子士達。慨然曰。父志也。諭諸同志。而身損其半。以三百金假孝子。孝子感泣。遂辭行。蓋是時蒼頭可法八十猶健也。挈之從。孝子附舟入漕。夜夢天圻。若有神謂之云。覺而水發舟中。眾譁莫措。孝子泣禱。水忽退。舟眾勿測。至直沽發裝。則魚首。賊競謂孝子真人。不知孝子為孝子也。歷

八月始抵其地。訪高遠子。已久下世。主僕皇皇并曠。一路人眈法不去。法就詢。則高之世勳。故童時執役。註者因相持泣。出牒證墓所。孝子具棺啟窆。則儼然冠服眉鬚也。伏之慟。再拜起。遂失所覯。惟聚骨而已。孝子以生未識父。不敢誤萬一。啗血濡之。良然。手具骨。諸指如或撫之者。集而失一膝。孝子慟曰。是其安之也。忽巨蛤吠不已。且若乘物焉。視之即膝在也。易殮。以一羸載骨。南道山海。羸蹣跚不進。孝子持註出關。故符楚而號之曰。父可入關矣。彼若擊而羸從入。自是道無留。凡四月抵家。未至一夕。孝子妻鮑夢偉衣冠丈夫。偕王坐堂上。明日註骨至。合王葬焉。

廣乘樵曰。以予狹目所識。昭代尋親者三。劉謹王原趙重華。然皆以父在。孝子生未識父。且既死而骨萬里。方輟哭。問道察眉號野時。其天厚矣。彼獨知有父。違計死不。死委命他人。借力酬志。方生錫類。法勳天遺。使數者不值。吾知孝子必終歸之。天其忍困孝子乎。卒之萬里邱首。尤偉三子哉。人之所定。天則從焉。誠感魚鼈無足異者。至顯貌完膝。擊鼓夢鮑。其固然矣。密合益振厥德。萬石流風。孝故倉浪所念。要亦有本。野無金管。淪沒何窮。亦吾黨之責也。運之降也。性之失也。梟獍虎豹之號。召也。吾於傳孝子而為之。楚集矣。

吳虛壑小傳

虛壑吳氏名澗始安人。早喪母。從父寓齋公南雍。故所習多吳越士。吳越人喜驚虛聲。小見才穎。輒欣然傾蓋。日以文事相譁。其有凝重遠大者。雖謬相推與。而心目為鈍。虛壑沈毅寡言。以經世自負。世所稱願慕樂。皆非所好。凡為文。非有關不可作。又真率。多爾汝呼。以故落落。祥合甲申三月。寓齋公在京師。護其故人某公喪。還越未幾。亦卒。虛壑遂孤身狂走。西登嚴子陵釣臺。默坐竟日去。乙酉春。子游天姥。獨踏峰頂。有風自東北來。山谷鳴。吼亂雲如擲。壑偶詠李白句。失聲長號。虛壑聞之。曰。是吳為者。備聲而至。相見則大喜。一語連日夜不休。自是浙西千里名山大川。毋論昔人伐木扣舷之地。即古今共棄人所不道者。予兩人無不歷險窮支。指顧點畫。住住落日孤峰。徘徊不去。時有將生者。從予遊。每佳處。輒為吟咏。以示兩人。但顧笑而已。將生竟不得意。趣所在。月餘。先舍去。虛壑乃出所經山川險隘。遠近諸圖。數十縑示余。余以各得辨證之。虛壑復大喜。酌酒慷慨。謂余曰。子有父兄。在非可同。予浪遊。子將舍子孤往。尚慊吾懷。熱骨寒泉。無恨也。未幾。虛壑去。去而復來。來又去。數載始聚。予曰。可已乎。曰。未也。又忽去。後予遊於禪。聞虛壑在吳。吳中人莊事之。有以詩文贈質者。一目即棄去。竟無一語。諸人則曰。置酒擊鮮為奉。虛壑傲然曰。爾將尸居。吳懷耶。竟馳去。詣余。余固止之。而虛壑自是亦倦游矣。復慷慨言曰。昨過張長公。見其鬚

髮盡禿。夷山又採芝無耗。二三故人所存唯子。予胸書書然倘得窮台一椽。書數卷。吾與子作今年聚。友人曹生素聞虛壑不得見。子與謀之。則大喜。以書數千卷餉虛壑。且修朝夕供。甚殷。虛壑受之。若素相晤。曰。瞠目枯坐而已。曹生益敬之不衰。既得虛壑語。則大喜。過望。生常自命酒狂。其於虛壑則如此。乃謂子虛壑奇男子。既解兄弟。不可使無嗣。子語虛壑。虛壑良久曰。必貌陋無一能。非處女則可。生不測所謂。子曰。第從之。得曹氏女。曾適洪者。妾自既。拙僅能事中饋。聞則兀坐如立。櫛子過虛壑。虛壑必聯牀夜話。往往達旦。曹生亦時時來聚。杳不聞帷內聲。食具即自供。午夜。炙酒滄茗不倦。子因歎曰。此真吳虛壑婦也。始虛壑喜讀史。遇事不拘成迹。多以意區制。其間時作一二語。輒出古今當局外。聞者莫不愕然。然東西狂走不恆。厥止至是益肆力焉。嘗於夜讀有感。撫案痛哭。聞窗外有物突騰去。蓋薄作摧裂聲。較動人。次日見籬下虎跡。大小不一。谷口農家犬豕皆為虎攫去。虛壑貽子柬云。中夜忽感舊遊。放聲一哭。林間葉落不已。山婦執壺起立。助予哭。聲震空山。虎豹聞聲避去。此時况味。恨不得王生共之。取子賦空山哭紀其事。又數月。虛壑竟去。楚期以次春。還不至。前所從遊將生者。有故人自衡山歸。言虛壑卧病山寺。予念甚。屢於夢中哭之。又越歲。竟不至。亦無從通一字。復有識虛壑而自楚來者。曰。聞有狂生久病山寺中。後

不知所往。或云虛壑已歸粵。或云仍在衡水間。予曰虛壑安所歸哉。殆死矣。其婦還依母。則猶曹生授餐也。

不庵曰。虛壑才氣沈雄。視一世事無不可為。而所為輒不。就是。豈其人之過哉。夷山子有言。使世無虛壑。宇宙亦大無色。則所謂業必建功。必成者。雖今古推之。要非夷山所許矣。夷山既同夢鶴。張長公又病如霜。簿子復焚棄筆硯。倘一旦奄逝。誰更知有虛壑者。因夫筆為小傳。而於筆之所不能傳者。則亦任銷沈於終古而已。知其鄉人張湘山。於予亦素交。乃困躓又過之。豈西粵之山川鍾降。固必如是耶。感念生平。能不為之長慟哉。

談仲和紀事

談仲和者。名尚都。上海人。本名家子。高祖彝庵。倫官至少司空。仲和初業儒。一試不偶。輒棄去。落拓江湖。縱酒自快。其族王父大京。兆自省者。別居京口。乃往依之。京兆以其廢業。弗之顧。仲和退與諸少年。從事弓矢。孫吳略藝。既精。復棄去。再詣京兆。與語奇之。時中丞王弇。張公撫吳。道流氛漸逼。淮泗大徵。武於民間。京兆使就選。得上雋。擢置吳淞總戎。許自強部。俄而操院吳公閱武海上。拔署右營把總。所轄三百人。皆素說無法。紀仲和既蒞事。整其部伍。煥旌砥礪。朝夕訓練。有肅然莫犯之色。過其

營者但聞衣甲器仗聲然。御下雖嚴而廉潔自守。撫恤深至。故多樂附之。為人短小精悍。膽力雙絕。軍中號為談短海寇。聞之皆遠避。崇禎壬申秋。賊犯安慶。張公檄調自強進剿。是時仲和給假留京口。所知自楚歸者。知賊氛熾。謂仲和毋遽裝。仲和謝而歎曰。君輩安足語哉。洵爾。則朝廷需我何賴。常恨東海無足相屈。今而遭此。誠畢志之秋也。乃遂往。自強以五將為前鋒。仲和與焉。至潛山。營未定而報警。仲和單騎往偵。賊偕奸民徐朝兒數十騎自鳩。聞出大呼馳之。賊皆披靡走。唯一騎甚梟健。獨當仲和。始合即擒之。則朝兒也。先是朝兒數引剽賊深入為患。大參王公見縛。至乃大喜曰。去此導賊。目眇兵。磔之於市。居民爭啖之。賊聞氣奪。後二日至宿松。賊眾大至。時未朝食。前營將擊張其威者。先與五人列恃。其勇獨率所部。住遇於雙板橋。賊銳甚。全部皆陷。眾遂大潰。仲和以數騎衛自強。殺追者十二人。始得免。賊去。張公錄諸勞者。而僭輩已列名上。竟遣仲和賴。素聞之。詰所上得實。還劉河。把總笑酉夏。賊復來寇。張公調守桐城。仲和至。整練如昔。嚴加巡警。賊號曹操。營者悉眾去。徐經四日。過始盡。時居紳阮大鍼。僭令楊某議棄城去。仲和持不可。比賊來。賊皆相怨。尤仲和。哂曰。吾在也。城中奸輩。夜半驚眾布以說得者。仲和擒而斬之。一城乃安。賊既不逼去。或謂其後輜重可截。而獲仲和。亦不應賊。退居民爭齎牛酒詣謝。皆曰。談公

所生也。駐數月，仍歸劉河。未幾為妻族所誣，事白，遂棄官歸。去之日，行李蕭然。至今所歷諸地，多說短云。

咎史氏曰：仲和多技能，善持論，彬彬可近也。雲間所珍談藪，即彝庵叔之。其法中絕。仲和探而會以己意，妙踰於昔。一時翰墨所宗。如董宗伯、陳徵君等，翕然稱之。均謂風流儒雅士耳。孰知其握槊生風，躍馬飲血，故獲盜嬰城，其才可用，然竟以註誤自廢，食貧老死，俾懷才之士聞之氣短，故予慨而紀之焉。

黃孟通紀事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無賴，年十三，誤殺人，逃之嘉定。日紆里中小兒為博戰戲。一日，羣聚大塚間，命羣兒列於前，獨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睨之曰：「孺子喜是乎？」何不從師？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拜於臺側。師之，盡得其技擊，常附一商船。舟人盜也，縛其商沈於水。語孟通云：「汝自投死耳。」孟通視諸盜中一人，持大斧，獨甚。因偽伏哀請，遂起奪其斧，砍之。盜墜水死，餘皆驚遁。孟通起商於水，得不死。操觚急去。易舟匿蘆葦中，羣盜跡至，不得。乃免。商人以百金謝，不受去。既復以殺人下獄，暨得，出乃從吳淞千總張喬興，挾鹽徒出沒海洋，喬興賤孟通潛避太倉，值觀察沈公選將材，拔用劉河中港。孟通矯捷過人，每從橋上竊賊，能相去數丈，持刀躍入賊舟。

格殺之。賊覘知孟通即避去。又常入嘉定訪舊。醉臥。主人憑程訴其仇。孟通默無語。數以空拳擊牀。既得其里居。曰。吾欲睡。卿可去。主人去。孟通踰垣出。及城復擲。越抵所擊之居。急叩門。以他事引。出拳殺之。明日傳其死。主人奔告。孟通諺相稱快。竟不言也。賊犯安慶。孟通從總戎許自強進勦。宿松之賊自強僅以身免。孟通獨將三十騎。縱橫賊隊中。歸而備兵。使者馮公奉巡撫張公命。選將材。孟通復就選。諸藝過人。而不諳策論。視平日之能文者。奪其策。以獻。遂得第一。謁謝時。馮公稱其文武才。孟通以實告。公益喜。曰。此即英雄舉動也。白之張公。公已前聞伯松故。因得授把總。後以訐某副將貪污於督撫。為自強所惡。斃之海舟中。

塔史氏曰。跡孟通之始終。蓋一無賴子。然其事母孝。同官有窺友人室者。即怒絕其交。則固血性男子也。獨惜教未之施耳。孟通嘗為人語曰。朝廷大僚。享高爵厚祿。誰為出力者。如憲百夫長耳。然自念無愧於心。嗚呼。此子所以紀之也。

龔勅庵墓誌銘

以直道取友於太倉。得二人。曰曹一庵。龔勅庵。一庵學醇力厚。人見其是而不知其直。勅庵直致所性。人稱其直而不知其學。一庵歿於己未。勂庵歿於癸亥。年皆六十。七將無行齋者。其年亦齊耶。予前誌一庵墓。不禁為世道慨。門人龔秉直為勂庵猶

子再拜泣以狀請曰非夫子無以不朽世父也予辭不可乃為之誌按狀君名曰焜
字德章太倉州人自宋待御公漪孫汴建興十六傳曰今銜者為君之父在仕藩幕
以母老乞降秩就近為烏程縣丞三十一而卒君時年十四下有三弟僕僕內強
華外侮踐更之吏登堂如哮虎君奉母王孺人教指柱折衝有成人之目且攻苦於
制藝弱冠列諸生文譽藉甚張公西銘置之門社中宿望如趙我完朱昭邑諸君皆
願為忘年友君既幼孤歷多艱才氣踔厲風發復剛介嫉惡遇事輒以義為斷專行
親屬未嘗少委蛇曲徇指抉過失時令人不能堪追思之必共服其當至趨人之急
排解紛難雖疏遠莫不身肩勞怨而曲為之濟嘗醉謂一庵使我得縮青墨綬
撫循擊斷豈遂讓龔黃獨步一庵曰君誠具人也君事親孝篤愛諸弟姪以母苦節
未旌臣拊膺痛悼每及幼年家難事輒潄潄涕不已曰非母氏何以有今日因自號
幼庵其後既得旌猶以不及見為恨弟姪病視之不解帶必疾瘳乃已否則如以身
受之尤重先祀一遵朱子禮忌日必素衣冠屏酒肉曾祖梧亭公所建宗祠壞謀諸
宗老更立以續先世賢哲廉吏祀酌定科條儀節以垂後維遠生平以朋友為性命
然義理之辨至嚴不妄交一人晨夕與遊必先董典刑族之柔懦者護之僕之號悍
者制之道路飢寒患難顛沛者衣食援拯之直行胸臆人無不感服者性好學至老

不倦。尤致力於史。謂必使吾身可見。晚讀顧宛溪方輿紀要。曰此後學津梁。典衣為楮墨囊。謀備副本。未及半而卒。妻東講學席。為海內推。有詢之者。笑不應。蓋其性情之所發。內不計身。外不計世。不復知利害得失。獨行其所安之。是真有天下為家宗族一人之懷。末年貧病拂逆。而其志不改。予嘗語一庵。是即三代直道矣。卒之日。諸友哭皆慟。嗚呼。難時。有金川門痛哭投戈者。早歲願識其子。孫實為君九世族祖。君即守文無一長。吾不能無念。况其人若是。予尚假之數百里之地。以守令自效。居常必能轉世。趨遇變。則必如常山睢陽之死義。惜其不為世知。竟作比戶儕死也。一庵已往。吾更誰問哉。君生萬歷丁巳。娶陸氏。繼曹氏。一子秉恕。早卒。以叔弟曰煌。子秉諤。為嗣。後奉母命。又抱季弟。庶長子秉正。並子之。其仲弟名曰燦。秉正亦前卒。先是君嘗病篤。秉正籲天及城隍之神。以求代人。無知者將殁。若有所見。始做及之。君慟幾絕。秉直即秉正弟。孫三人。素貴。已貴。秉諤出良貴。秉正出君卒時。良貴方七歲。引刀欲自刺。相從。予聞之。為泣下。夫大人者。直行其赤子之心而已。觀於良貴。天良益見。君之直道。為不可及也。銘曰。

生理直性所治。率天良。無更託物欲起。夫其智是非。清顛倒。置直則明。不可蔽。直則剛行。必遂。繫助庵。挺叔季。創三代。可無愧。洵能臣。必忠義。學自造。才弗試。此直道。詒

萬世宜子孫永不懈

論官祿

黃晉良

聞讀賈禹上武帝書云臣為諫大夫俸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及為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益厚家曰益富又見蓋寬饒為司隸俸錢數千半以給吏民耳目言事者然則官至光祿大夫歲得俸錢一百二十金耳使自足為已富且司隸俸僅及其半而又分給耳目言事者未聞有不足之歎事治民安賢良輩出何哉得無時代近古用度不雜即公卿大臣絕無交際賄請之事賢者固安於為賢不肖者亦有所制而不敢行私加之以儉易於自足歟及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錢月至六萬御史大夫四萬時愈下而祿益厚用度益廣而人才益鄙矣唐初制祿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而貞觀永徽人才之盛不可枚舉至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故元微之悼亡詩有云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莫復營焉白樂天典校詩亦云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校書小職也月亦萬六千其後羣枉迭興遂至侈靡相尚貨賄相傾往往挾外以重內尾大不掉矣原盛衰之際豈不由爵祿哉雖然此猶為朝制言也從來小人祿薄者心競祿厚者心侈劇至流而不可制固矣今則不然官之崇卑大小其能否視乎得錢之強弱一概絕口不道俸祿之事而一取辦於民

間甚至錙銖未使則以府藏為外幣公聽並觀習以為常不足慮也何則恃有取償之術不害於其身也夫以區區遺黎淫者於此取侈焉弱者於此取力焉榮者於此取志焉辱者於此取助焉銓叙於此整齊焉色笑於此休暢焉喜怒於此和平焉功烈於此爛漫焉千古於此破格焉一代於此備材焉嗚呼蓋之矣虞書之命禹曰予欲左右有民夫古者有民今者無民古之治天下而制爵祿命之曰並生今之治天下而制爵祿命之以民而已命之以民夫何事而不以民哉然且孜孜然如傷惻忍之言盈堂皇殿亭里獨掩耳以聆其聲豈不甚可痛哉詩曰維南有箕戴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杼軸其既空矣如此瘴人何

白雲鄉遺稿序

吳騏

金辰張先生歿二十年。子是瀛。哀遺稿若干首。以授其友吳騏。而俾為序。騏愧勿忘。念與是瀛深相知。何敢拂其仁孝之志。故為序曰。先生為華亭庠生。世居邑之高橋。地瀕大海。俗務魚鹽稼穡。人文闕寂。自制舉義外。不聞有聲韻事。先生不藉師友匠心。獨得上規晉魏。下採三唐。所著詩數千言。氣昌以遂。詞麗以達。體安而節。和音婉亮。以清哀而不傷。一時名家未有過之者。願抑鬱諸生中。未嘗一遇。困於踐更。歲輸賦千餘石。至京師。往返八千里。家益以落。時值東鄙告警。三帥敗績。逆關竊柄。朽索不馭。仰觀俯察。瞻烏靡定。憂結成疹。歿於旅邸。年止四十有八。可謂至艱苦荼毒矣。然以今日視之。則先生所遇未為不幸也。夫病者勢主帖危。而子孫倅容操藥。雖知難起。猶有萬一冀。一旦緞含浴斂。慟踊滅性。求為異者。實樂時不可得矣。先生所遇者。彌留之世也。今騏所遇。則升屋三號而魂不復者也。大故以來。舊家百不存一。子孫顛踣。無以善後。獨先生倡起風雅。而是瀛能大具學。赫然有海內名。又梓先生之詩。以垂後。是天下大亂而一家獨治也。可不謂幸歟。騏觀是瀛諸子。雖賢然其材無及是瀛者。則是瀛之遇已不如先生。騏年且四十而未有子。則騏之遇又不如是瀛。騏尚生存。豈無遇之。更不如騏者乎。昔我郡徐中翰子式。皓嗜音律。竭一生心力。著

九宮譜今其本在婁江而子孫不知有是書夫以子式視先生豈不富貴且壽哉而心力所存子孫視為敝屣因念古郭威之徒以匹夫致萬乘一旦晏駕而無血允曾不若牛醫夏畦之有傳業夫英雄百戰以有土子固望有所付託士人著文章往往忘寢食嘔心血以成之而豈願為後人所敝屣乎而往往不免嗚呼八固不可無賢子孫也

林武宣貞娛草堂詩序

詩固才人所以自娛也然可以困天下之士者其五言古乎近體門戶既廣取材亦易在唐已有中晚矣若降而為宋則歐梅蘇黃簡齋務觀用事不必選擇結構都無定體有才者恣其放縱而拙者亦得容其下劣其體無所不受故世每淵數焉若五言古將何地自容乎五古推漢魏為絕調字有原本雜一字不受也句有體裁雜一句不受也字皆樸實而句反奇逸句多健直而篇反委婉思沈而聲揚體靜而氣流直而有餘去而更留學之者得其膚貌未得其音節得其音節未得其神氣非屏息淵思曠時累月不能悟入也夫才人所謂屏息淵思於制舉義者莫其厚償我耳五言古不足取富貴而精微深睿之思與制義相彷彿春秋多暇繁英皓魄飲酒賦詩本求快意何至自苦故學之未竟往往中倦甚矣五言古之能困人也而武宣乃獨

以見長蓋才高故力不踰學遠故體不澁靜俟而不躁故神氣涵浹而無所勉強其為古也非如昔人所云句櫛字比以求其合也正復還學識出議論而渾融開曠無跡可尋聲光神理自然入古天姿無其矩矱而人工遜其變化安得不推為獨絕乎其五七言律詩五七言絕句七言古詩俱高華響亮然世之才子猶可鞭弭棄韃相與上下若五古殊莫可爭勝故予獨三款焉

馮氏譜叙

譜牒之弊有五曰偽曰隱曰損曰益曰誣吾嘗見山東某氏譜矣謀取二十一史列傳所載填為世系於是有父事南朝子家北國子起卒伍父業儒宗稽之正史支離背戾又見新安諸譜不稽史氏而自撰爵謚誤謬可笑所謂偽也林文肅見素曰閩有楊氏實煬帝之裔諱而不言新安許氏言及睢陽守則應言及敬宗則默夫善惡雖殊而世系難改欲為簡擇遷就亦惑乎此所謂隱也宗支既盛貧賤者亦復不少慶弔不通修譜者因鄙而遺之所謂損也崛起者願附舊族而中落者黨祖先以邀利兩相假託各自為榮遂有合兩譜為一者所謂益也朝臣忠佞在國史士庶賢否在鄉評乃有虛立褒詞實遺志傳所謂誣也讀吾松馮氏家譜而五弊皆無之馮自春秋傳馮簡子能斷大事其姓始者後百餘年而韓滅鄭馮氏因仕韓上黨守馮

亭蓋爾子後也亭子孫相於秦外戚於漢帝於北燕燕之裔浮海入南侯於南粵者
歷梁至唐宋有京極明有國用勝晟至顯赫矣然譜不遠引惟就世系可考者載之
自元末以暨近日家墓皆可指數未嘗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也是我宗者雖微必錄
非我宗者雖貴不登世俗勢利之態庶其免矣而慈母孝子忠臣名士皆國史所具
子孫不敢有溢美焉可為譜牒法者其在斯編歟

左傳濟變錄自序

謝文海

處國家之事。惟變為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智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弛。以養則逸。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有猜主如相。而不暇以隙此之謂大智。大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於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舉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又烏可無學也。浮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詩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國取數事評註之。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癸深謀祕計。一摘抉於字句之外。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編。而祕不輕出。予得竊窺其五篇。而逸其一。具四則全錄。其評鍾氏伯敬之言。亦時一錄之。夫以余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

古人陳迹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傲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識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凌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以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利為義。說遇思獲。此又豈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之權。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盡如烏董亦未嘗不可范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導聞

彭師度

用兵之道戒太銳戒太怯魏信陵以魏救不出欲以身赴秦軍侯贏謂以肉投虎耳卒賴其計而止此太銳之可慮也桓元與劉毅戰於崢嶸洲兵威懼有賤先漢輕躬以自隨此太怯之無功也兵機無定貴在因敵之勢而用之如性疾急而可以怒挑也曹咎之守成皋漢王使使辱罵之而遂渡汜水矣性迂緩而無大略也宋襄公戰於泓不鼓不成列必待敵渡而擊之傷於股矣善將者能使敵將之性清敵兵之強弱瞭若指掌此非用鄉導不能譬如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不能獲鹿矣出兵者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險未歷之地我孤軍以往彼鱗次以待客主之勢已相懸矣况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尚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盡行則有暴來之闕夜止或虞斫營之兵倉卒無備落其彀中即有熊虎之師自投死地安能摩逆壘蕩拔穴乎故山川林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蔽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堅瑕邑落之寬狹溝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多寡器械之堅脆兵將之合離能盡知之則敵不足擒也凡用鄉導或軍行所獲須防奸細慮有陰謀反為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既得其人則厚其廩

賞養其室家。係心懷恩。當得彼用。若諳練行遠。必其土人可任。仍選智勇腹心之士。挾之俱往。則巨細必審。指縱無失矣。既知虛實。便能用間。如韓信之破趙。劉裕之取臨朐。來護之破高智。皆以用間而勝。然間乃適會其隙。非可必效者也。惟察敵之道。常得勝算。締疵決韓魏之反。亦以其有憂色。而無喜志。史駢識楚師之遁。謂使者目動而言肆。有懼我之心。此誠見形察敵具深識者。若夫無豫料之識。而欲縱反間之人。結鄉導之路。則惟有推誠厚賞。使信義足以固結。蓋未有不得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亦未有不得人之力。而能自戰勝者。慕容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彼強我弱。外無救援。有犄角之勢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言兵者。其亦善於太銳太法之間。而臨敵制宜可乎。

上嚴瀾亭副憲書

某謬為下士。荷先生通家之好者。三十年於茲矣。入都以來。頗欲以襪綫之才。侍用於門下。承先生擢之。座右。賜以酒食。相見之歡。慰勞之切。意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途。蓋未嘗不翹首而思企也。嗣是以後。先生之位日益高。而某之窮且困益甚。已沮氣。意掃門為。遂致咫尺之間。不啻萬里。然微聞扶掖鄉俊。獎

借不絕口。雖身在疏。未嘗不鼓舞踴躍。歎為盛事也。客况淪落。自傷不過。無由
屢望清塵。一吐肝膽。茲者失意成疴。清思還野。聞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官保舉
人才。而先生有薦賢為國之柄。敢竭其愚。竊以冀俯聽。李固曰。養身者以鍊神為
安國者以積賢為道。今中外師濟濟。不可謂無人。而以憂勤之

聖主。竟不能收得士之報者。用人雜而成格拘也。

皇上怒一方之紛擾。憫百姓之流亡。恐克復城邑之後。兵燹瘡痍。無緩倍急。故欲得
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以奠定其地。特開保舉之端。不循資格之故。甚盛典也。近聞朝
士意向。仍屬廢棄之舊。老墨誤之遺。純雖不失人。惟求舊之意。而草茅逢掖。一無拔
擢。豈

聖天子不次用人之至意乎。先生以蓋代之鴻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必
有瑰異之行。奇特之才。久蓄於夾袋中。而其則願有請者。與其保現在為。超遷之階。
甯若救註誤。為自新之路。與其糞世俗。杜雌黃之口。甯若收寒俊。備新樞之用。况已
仕之人。素享逸樂。宜乎黼黻承平。不能經營。難推草茅之人。掩抑困頓。其受苦既
深。而老才益練。苟得名位。則必痛自湯厲。以報所知。若其自身負瑕疢。不堪蹉跌。又必
力於改圖。以蓋前愆。此必然之理也。今國家令嚴法重。言路有不當者。輒議罷斥。

其畏縮而不敢言者不知其幾若保舉之事得言矣又不暢所欲言而伸拔俗之見又何時而得言乎或以進賢有瞿橫之賞不實有王丹之罰苟非生平所素習則不能輕舉即信矣能保於目前而不能保其既往則無所短長之人適足為舉主累耳此其事亦或有之然未可為通論也長吏之事所貴者廉能今則安疆欲其休養所重在廉危疆欲其扞禦所重在能必須委之以事權無人得以掣其肘而後可以盡其才有志之士出於今日必且懷忠肝著義膽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又安有敗檢穢行以負所薦乎此有以信其必不然矣然吾聞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身任其責不避謗議首先抗言然後所舉得人而黜陟咸當而歷觀史冊亦寥寥其人蓋非無其人而權之所操有專有不專也漢之時田蚡以武帝好文黜道崇儒多所銓敘公孫起客館海內士沛文而進然以董仲舒之醜謹鞮韓歐陽之明經博古申公之篤行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較者乃出於王臧趙綰之流豈真知人之難哉人情好軟美而畏奇拔樂說隨而惡實真所由來矣先生人倫瓊鏡能無破拘孿之見申崇竑之議乎江南奏銷一案罷斥萬餘以分毫之通欠遭森嚴之重科禁錮數年極重難返雖改業死亡者已多而青年潔行沈困里閭者亦自不乏進士如錢中諧彭孫逸孝廉如計東童俞等皆有通明之才可備任使先生能乘

此機會陳其寬而舉之乎。如某者跣跣鈍朽之士也。罕有攀援。時聞謠詠。雖毛義有捧檄之心。而援引無馬周之路。行將策蹇歸鄉。終老衡門矣。辱長者交誼。有黎陳其區區幸不鄙錫堯。一加裁察。

後樊川集序

後樊川集者。馮鴻叟先生之所作詩也。先生積學四十年。所著詩若文。幾充棟。茲以入秦而名其詩。且以前有牧之。而自遊為後也。其意念深矣。夫人平居里閭。大率皆花月風雲。對酒高會。贈別離離之作。所作即工。不過雕繪滿眼耳。其欽奇磊落之氣。生平所蓄。種非過山川之奇特。適合之顯。易得之心。而應之手。曷能累業。以至日新耶。所以貧賤之士。其所見不遠。而詩亦終無變格也。若先生之詩。則屢變矣。自己及游燕。越二年。游越。游閩。游粵。所遇之川原郡邑。足以增發其志氣矣。乃又游燕。而宦粵。西楚南入。於烽烟瘴癘之鄉。而彌屬其節。彌發其采。所作安得不工。今復宦秦。五年。長安舊都。八水滌泗之地。觀益大。詩益工。宜其所作。多弔古悲涼。沈鬱蒼媚。無復作雕蟲技也。昔司馬遷作史記。論者謂其得遊覽之益。先生所歷。幾遍天下。而以詩為史。乃如少陵。又以所遇之秦。非少陵比。而比於樊川。豈其有所取耶。先生善詩。古文。精行楷。飲酒能談笑。而簿書刀筆之經濟。又能不辭甘苦。其名位殆未可量。彼樊

國朝文匯

卷十七

三

國學扶輪社印

川集又豈限之哉。牧之所著不具富阿房一賦亦小技耳。特其不拘小節有足稱者。吾謂先生樂杜曲之風景而取義樊川。非謂牧之而後焉也。後世之人取兩集而讀之。其能以世為前後哉。河濱李橋既為序。不鄙某而命弁焉。爰是忘其固陋而又弁其首。

水繪卷二集序

予少時即聞雉泉有冒辟疆先生云。暨江南北諸子各高論者。藉藉有東漢清流之譽。而其間與八廚相抗者。獨推冒先生。家大人為予言。先生個儻豪俠。迥然拔俗。以是始景行其人。顧未知其詩文若何也。後二十年而予友陳其年稱道勿巖。又交其令子穀梁青若。因是得盡讀先生之詩文。并悉其生平。益私心向往。先是先生年少時。凡前輩之抗節樹行負文章聲者。無不引為忘年交。嗣庚午南闈。家大人與西銘維斗大樞機部諸先生共推一時之雋。而先生於是年頭場入彀。竟以病阻三場。以是善居之。先生惜之。諸先生與交甚歡。精楷書善談笑。胸懷浩落。義風遠布。不第一時名賢。盡折節與交。而被引後進亦極敷洽。生平著述甚多。茲穀梁則以樂民先生文集屬余序。先生交滿天下。自有梅村芝麓諸先生弁其首。何侍蕪陋如予者。顧不鄙而強屬之。又安敢以不文辭。夫自六經諸子以後。惟漢人能自創述。後止因其體。

格互為附和耳。今言文者動稱史漢。大家詩必舉漢魏六朝及開元大盛。顧人人能道之。余以為論次其世。雖有升降。而核其意旨。攝其文辭。不相待而不相廢也。使必舉近古者。以為繩范。而不能自出其裁。以附於百世之後。則變化之謂何。當譬之樂矣。異調者同聲。異聲者同趣。鏗鉤各奏。和平並臻。焉可謂瑟愈於瑟。琴愈於琴。哉。故木芍之與山桃。同一豔也。芙蓉之與寒菊。同一澹也。今古雖殊。文心各勝。一代有一代之音。一人有一人之韻。止搜摭以自鏡。仍經營之在心。不必限其世次。而隨俗附和也。先生卓學觀書。不沾沾一家言。得斯旨矣。今其文之麗而澤者。蒼而峭者。骨勁而神爽者。古詩之俊朗多風者。近體之瀏亮而雅贍者。無一不備。而大要變化於古。而能自為古。蓋先生結交名雋。贈答為多。洋洋灑灑。有六卿賦詩。季札觀樂之意。故浸元咀腴。穠淡各得。而要歸於神雋。決不肯句櫛而字比也。先生屢經薦辟。何難俯拾青紫。而澹然不自得。且以冕黻為徽。經烟霞為窟。至用是倘佯於小三吾之下。臨流賦詩。倍極慷慨。高其德而勿耀。載其功而勿試。而一其志於立言。以冀夫後世之知我。此太史公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之意也。先生碩德名業。既當不刊。而今子穀梁青若。復世擅雕龍氣。誼文章。與先生頡頏。上下壁。酌淑之賢。允同任道之令子。行且入槐市。而抽毫為世大用矣。先生處佞家間。文雅相紹。將來之著述。輝煌日益。

充棟又豈予幾難之見所得窺威鳳之靈者哉

處士王光承傳

處士王光承以詩文重天下。自勝國時業已藉藉至本朝定鼎以來埋光韜采者踰三十年。海內不復知有王先生矣。而享年七十二歲乃死悲哉。士之生不逢時而至於槁項黃馘以老湮沒無聞者多矣。先生豈求名者哉。雖然以予所聞先生學至博。誼至高。於文無所不窺。而淵然莫露於行。無所不備。而惕然若虛。以彼其才。何難烜赫取世資。為親戚交遊光寵。乃痛心含忍。自涸於海雲浦澗之間。其志貞。其修潔。君子哉。若人為不朽矣。里黨之士。死於兵。歿於寇。牽總於妻子。摧殘於賦役。黽劬淹抑於饑饉。何可勝數。即蘊才抱畧一藝一德之流。始亦堅韌如百鍊鋼。而日復一日。化為繞指柔耳。先生聚生徒教授。挾一編自娛。至椎髻蓬頭布衣皂帽者。終其身。非有堅忍之力。淵邃之守。視一切富貴勢厚。絕不櫻其心。能如是之不污也哉。先是先生父君謨。名不顯者。積學好古。為明季廣文。挂冠歸隱。先生與弟烈。先後鵲起。為文人。居後敦篤孝友。以忠義相砥礪。遭亂泛海。與父居天台雁宕間。志行信於人。學者駁駁來就。君謨公有故鄉思。侍奉還里。父與弟相繼凋謝。竭力護喪。環堵蕭然。不為戚也。生平好為人作序。時有以文字賈禍者。株連頗急。先生負重名。且以義自處。

疑有以此及之者。人言如沸。先生曰：生不喜存，死不悲歿。宋纖之言也。吾若遇難，又何悲焉？自丙戌歷丁巳，杜門者三十三年。夫此三十三年間，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不知其幾矣。假令折節而交，瀉足以濟，而名業小大，年壽永促，一旦如飄風如蟻壤，則亦死輕鴻毛耳。士固有志而遲回以驗其守，輒軒以揚其節。天之報施善人，為何如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王子何而高，乃為贊曰：維世之人兮，動於心而不自持。賴王子兮，能愛道而貞於斯。天卑地高兮，世莫我知。松柏後凋兮，高名在茲。

辰隋司馬公傳

李煥章

不伏波樓船今諸蠻老夫長內屬守外臣今有其人曩年至京師有自衡湘來者言辰徐司馬撫水順土官事水順土官遠祖隸安濟火為裨將遂世據其地嘉靖時胡尚書宗憲討海上寇徵其兵戰勝陶宅禦兒港尚書欲以名姝王翹兒賜之奢黃振重慶督臣檄渠健兵五百黔江塞奢東出路張獻忠數犯數敗去以故水順益桀遂黃屋左纛雄長南渭施溶上溪三土司間矣皇清初王師屯長沙水順以五百長屯保靖保靖渠要害也已而弗自安願助兵一隊自大中丞下皆許之司馬徐獨抗聲曰南服勿靖旦夕定爾奈何藉么麼為聲援今夜郎有輕漢心水順懼斬山谷自絕郡徐司馬遣漢把住宣慰曰日者大中丞以爾頗獷悍觀望欲移衡水辰當之在行者深入爾菁谷撐爾牙犂爾庭爾今日無水順矣司馬憐爾乃白止之欲命南渭施溶上溪分爾地七八百里遍給告身擇爾國中之有才者代宣撫離結司馬憐爾又力白止之今司馬且單騎酉陽聽爾就約束於是宣撫大驚據面縛詣轅門請納地歸縣官自贖司馬大叱曰

聖天子撫八荒愛爾彈丸區耶永順事大定客又言司馬前襄陽理時累出奇屐寇鄖西諸大帥爭裹旗旂去丈夫哉語未竟景芳泣血趨拜曰辰司馬非徐姓吾父也

諱林字某侍御公長子。余倉皇謝曰：「誤誤！」外史氏曰：「衡湘人呼徐為隋，莫辨也。」音聲之謬，豈不做哉？作辰隋司馬小傳。

周夫人傳

周夫人者，山西總兵左都督忠烈公周遇吉元配也。將家子，貌美麗，姣好，纖小盈盈，有異力，善騎射，挽弓數百石。讀兵家言，傳李衛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甯武帥幕中。李自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寇必渡河，將軍當奏之。朝統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為也。」忠烈公是之不果行。明年正月，寇分四將軍兵出河懷蒲津，自統兵四十萬由長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庸，犯京師。蓋澤忠烈公乃自扼當路塞也。是時忠烈公在雁門，聞諸鎮路將皆降，乃擇標兵三千人屯甯武。寇至，忠烈公逆之戰，三大敗之，俘斬數千計。自成驅榆林甯夏兵共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鬪，俘斬愈多。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蹶。忠烈公拔佩刀自裁，有全傳。夫人貫重鎧，持雙矛，三陷陣，入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壞，豈敢當。自成去，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兒盡矣。夫人怒，自鞍間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退去陣潰亂。夫人乘亂攻之，所擊殺近萬。然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乎！天乎！將軍死戰。」

何為耶。亦自殺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軼之。余來趙城學博。文水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為予言其本末。為之傳。附忠烈公後。